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|目錄|上一頁|下一頁|

第四篇　遊化與住廟

廿三至廿九歲（西元一九四○至一九四六年）

夜夢奇遇

上人廬墓期間，因病求救者，聽聞上人德風而皈依者，皆得如願，信眾源源而來。上人不勝煩擾，在守孝期滿後，就隱居在東部山區的彌陀洞內。這座山是長白山的支脈，森林茂密，眾多飛禽猛獸，罕有人跡。上人在此，餓吃野菜，渴飲山泉，偶爾下山，買燈油香燭等物。有一天，上人下山，行經拉林鎮背蔭河村，來到關忠喜家。關忠喜姪兒關占海初見上人，驚奇不已，因為他昨晚已經夢見上人了。

上人自述：

那時候，關占海大約是二十一、二歲，有一天他作了一個夢。他夢到我去他家，坐在炕上，他和他叔叔跪到我面前，請我教他們怎麼樣修道。我說：「你不能求道，也不能修道，因為你有一身的孽皮。」所謂孽皮就是罪業。在夢中，他還繼續要求，我從他頭頂這麼一剝，剝下一張皮來；丟在地上一看，原來是豬皮！我說：「我把你這張孽皮已經剝下來，你從此可以修道了。」他問：「我身上怎麼有張豬皮呢？」我說：「你盡吃豬肉，將來就會有張豬皮披到身上！」他聽了很害怕，說：「做豬多骯髒，有什麼用呢？」於是就醒了。

很奇怪的，第二天我就到他家裏。他問他叔叔說：「你認識這個人嗎？」他叔叔說：「我認識！他沒有守孝以前，我們就認識。」他對他叔叔說：「昨天晚間我作夢，夢見這個人到我們家裏來了，今天他真的來了！」他叔叔說：「真的嗎？你作什麼夢？」他就對他叔叔說，他跪在我面前求道，我給他剝下一張豬皮來。他叔叔一聽，說：「噢，他是個有道的人！他把道送到我們家裏來了，我們一定要向他求道！」兩個人就到我的房裏，把門關上，跪下來向我求道，要拜我做師父。

我那時候才二十三、四歲，我說：「我不能做人家師父，我沒有什麼道，我現在還在找道！」他說：「我們知道你是修道人，一定要拜你做師父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要著急！你若想找師父，我可以幫你介紹，多認識幾個善知識。你看哪一個有道的善知識，你就向他求道好了！」於是我就帶他們去見常仁大師，見了很多修行的高人。各處訪了兩年，他們都不滿意；到什麼地方也不皈依，也不拜師父，叔姪倆一定要拜我做他們的師父。

問：為何有些人在未遇到上人之前，就先夢到上人？是不是他們往昔和你有緣？還是上人放光，令他們夢見你？

上人：我沒有那麼多光，沒有那麼多汽油，這都有前因後果的！因為人和人之間，如果緣深的，都會記得這些影塵，往昔的這些緣都會現出來。有很多人見到我很高興的，尤其小孩子，我叫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。在東北的時候，一般青年人沒人叫他們叩頭、拜佛，可是他們見到我都會叩頭、拜佛。有的人見到我會哭，有的人見到我，高興得不得了。問他們為什麼哭？他們覺得好像是和我失散很久，在外邊受了很多委屈；見到我，就好像回到自己父母身邊似的，忍不住要哭一哭，消消氣。這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形，不過我不願意告訴你們；我要是告訴你們，你們也會哭的。

問：你剛剛講因緣，有些人看到你，好像以前見過你似的，這是不是指前世的因緣？

上人：好像是，但是誰又知道是不是呢？

---

45. 老道練腿

結雙跏趺坐是修道的基本功夫，容易入定。老道關忠喜因為天生的大膝蓋骨，結雙跏趺坐格外困難。因為他了生脫死的心真切，終於突破難關，練腿成功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那時候還是沙彌，不想收徒弟，關忠喜叔姪倆跪到我面前不起來。我說：「我沒有道，我只可以教你一個修行的方法──結跏趺坐。你先試試看，可不可以結跏趺坐？你把這個坐練得腿不痛了，我再來教你。」我就教他們怎麼樣結雙跏趺坐。姪子可以，但是這個叔叔因為骨頭老了，膝蓋上又有個大骨頭節；他結跏趺坐時，腿離炕有半尺高。

我教他們練習這個坐之後，我就走了。等到七十多天，我又到關忠喜家。他的膝蓋本來很大，現在腫得有兩、三個膝蓋那麼大，不能走路了。我說：「你怎麼搞的？你現在還有沒有坐呀？」他說：「我有！我就是練習雙跏趺坐，練得膝蓋腫得這麼大；現在不能走路，也邁不過車轍（北方鐵車行進時，車輪把土地壓陷成一道溝，有二寸多寬），連跨門檻也不能！」

看他困難成這樣子，我就告訴他，說：「你這麼樣子太痛苦了！你不要練習這個坐，你可以停止了。」他說：「我除非死了，就不練習；如果我不死，腿腫得再厲害，我也要練習。修道沒有忍受痛苦的心，怎麼能修道呢？我連結跏趺坐都練不好，那我還修什麼道呢？我一定要練成功！」我說：「你的腿現在這個樣子，你是受不了的。」「受不了？受不了，才要受呢！」我聽他說這話，有點門路！我就說：「我不管你，隨你自己的意思。你不怕死，你就練囉！」然後我就走了。

到一百天的時候，我又去他家。這回他可以走路了，膝蓋也不腫了。我問他說：「你現在是不是不練啦？」他說：「練！你來過之後，我再結雙跏趺坐，腫就一點一點消了，也不痛了。我現在坐多久，膝蓋也不痛不腫了。」我說：「那這回好了！」於是我就教他坐禪的方法，他高興得不得了，以後在家裏天天修行打坐。

修了有五年的時候，他預先知道自己往生的日子，就告訴他的家人說：「再三個多月以後，某月某日某時我要走了，現在我唯一放不下的，就是沒有見到師父。我若能見一見師父，那我最高興了，可是我現在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；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放下了，唯獨這件事情沒滿我的願！」他到時候，自己結上雙跏趺坐，也沒什麼病痛就走了。

這天晚間，他那個鄉村裏有很多人都作夢，夢見有兩個穿青衣服的童子，帶著他往西方去，這是他的太太以後告訴我的。

這個人本來是個外道，他卻知道要求正法。他不怕苦、不怕痛；寧可死，也要修行，要練雙跏趺坐，結果他成就了。假如那時候他腿腫就不去練習，相信他是不會有這個成就。所以我們修道的人要忍一時的痛苦，才能成就無窮的快樂；你若是不忍暫時的痛苦，你也得不到永久的快樂。關忠喜是我們一個榜樣，我們若想真正得到定，得到智慧，一定要犧牲一時的痛苦，成就永遠的快樂。

---

46. 占海拜師

古人為了能了生脫死，不畏艱苦，跋山涉水，尋師訪道；遇著善知識，又能依教奉行，矢志不移。關占海拜師的故事，令我們深切體會能做上人的弟子，是我們無上的福報。

上人自述：

關占海跟他叔父各處去求道，求了三年，再加後兩年，前後共五年，也沒有找著師父。他對我非常好，逢年遇節買好多東西送給我，當時我只以為他對我有好感而已。有一次，我同他到三緣寺，見廟上方丈和尚，我以為他會拜方丈和尚做師父，他也沒有拜。

在回去的半路上，經過一個樹林，他一把抓住我袖子，跪在我面前。我說：「你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求道這麼多年，最相信的就是你，我現在一定要拜你做師父！」我這時候假裝發脾氣了，把袖子往下一甩，轉過身就走了。我走了大約有半里多路吧？回頭看，他跪在那兒哭。

我又走回去，到他面前說：「你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一定要收我做徒弟，要不然我就跪死在這兒！」「你跪死在這兒是最好了，沒有人給你償命，你自己願意跪的。」我又走了。走出約有一里路，他還在那兒跪著；這回跪得我有點忍不住了，我只好回去，勉強收他做我的皈依弟子，這是我在東北收的第一個徒弟。沒皈依之前，他就吃齋；皈依之後，他就持午，練習坐單，脅不著蓆。這個徒弟對我最孝順不過，他無論什麼事情都常常記掛著師父。

【後記】據悉上人守孝三年以後，他把他所有的書裝進大木箱裏，送去背蔭河關占海家。等到家裏的人得知上人在三緣寺的消息，上人已經剃度出家了。

---

47. 皈依條件

上人常告誡弟子：人生第一件大事，就是皈依三寶。皈依不是湊熱鬧，要有擇法眼，不要盲從瞎練。在東北，皈依上人有個條件，弟子要天天給父母叩頭，為上人的衲袍補一塊補丁。

上人自述：

十九歲時，我還是沙彌，就有很多人要皈依我。為什麼要皈依我呢？他們看我好像和一般人不一樣。在冬天的時候，我也不穿鞋，也不穿襪子，在雪地上走，不管它凍不凍。冬天、夏天都穿著三層布，不穿棉衣服。一般人看見天氣攝氏零下三十四、五度，也凍不死這個人，認為這是很特別，於是就有很多人皈依我。我本來不願意收，但是他們很誠懇地跪在我面前，幾個鐘頭都那麼跪著。

我在東北，無論走到任何的地方，一皈依就是幾十人爭著來皈依，搶著來皈依。所以在我那個廟附近一百里地以內，每個鄉村都有我的皈依弟子。我很少對他們講話，他們拜師父，也就是拜我這個樣子；我到任何的地方，就是打坐，講話講得很少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在我的家鄉，一般人都知道我的根底。人人都知道這是白孝子，都認為這個人是個最好的人，可以做人師表。因為這樣子，一般人見著我，都相信我；有的沒有見過我，他也知道我，我在那兒有小小的名聲。

凡是在東北皈依我的弟子，我有一個條件，要天天給父母叩頭。因為我從十二歲就給父母叩頭，恭敬父母，所以要皈依我，最低限度要給父母叩幾個頭。我最歡喜人人都孝順父母，不要「樹欲靜，而風不止」；不要父母不在，想要孝順已經晚了。

我在墳上守孝的孝袍子，守孝期滿就把它染黑，做為我的衲袍；我想永遠地穿那件衣服，紀念我的母親。我的衲袍沒有洗過，但是袍上沒什麼塵土，也沒有臭味，還有一股香氣。因為那個衲袍壞得很厲害，在我東北，凡是我的皈依弟子，就要給我補一塊補丁，所以補的很多了；壞了就補，補了有三層。不過，我離開南華寺的時候忘了帶出來，我以為還會回南華寺，結果也沒有回去，我這個衲袍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？

做人的師父是不容易的！我因為沒有什麼道德，不配做人的師表，可是竟有這樣誠心的人要皈依我，所以我就發了一個願。我說皈依我的弟子，對我有信心，他能依教奉行，我一定要度他成佛。如果皈依弟子不成佛的話，我也不成佛，我要等著他；一定要皈依弟子成佛了之後，我再成佛。

每逢有皈依我的人，我都要把我這個願力說清楚。這是我的一念真心，我對我的皈依弟子是這樣子；你們皈依我之後，你們究竟對師父怎麼樣，那我不計較。總而言之，你們要是能依教奉行，你們將來一定有成佛的機會！今天我把我發這個願的緣起，對你們各位說一說。

【後記】上人在1990年代以後，觀察因緣，規定凡是皈依的人要拜佛一萬拜，才算是真正的皈依弟子。

上人自述：

皈依之後，在家裏也好，在佛堂也好，要拜釋迦牟尼佛一萬拜，才算正式皈依我了。為什麼要拜一萬拜呢？這是做運動，能消災延壽；你們誰願意消災延壽，如意吉祥，就做這個運動。現在的人都是貢高我慢，覺得自己比誰都好；這一萬拜，也是折服你們的貢高我慢。你必須叩一萬個頭，如果你叩的少一個頭，我也不承認你是我的皈依弟子。我再告訴你們一聲，你們不要害怕，皈依我的有很多眾生，有很多鬼、神，仙人。你們聽見之後，你們要守規矩；你們要不守規矩的話，你以前這些師兄弟都會懲罰你們的。

問：是不是人人都有緣，能成為上人的弟子？

上人：你有真心，就會有緣！若無真心，有緣也會變成無緣；如果有真心，沒有緣也會變成有緣。

問：要具備什麼樣的資格才能做你的弟子？

上人：必須要改變自己。

---

48. 大盜守孝

大盜改惡向善成孝子，為鄉里割肉祭天，以愚誠感動天地，不久真的雨過天晴，足證大惡之人只要肯回心向善，和大善人無二無別，這是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最好的實例。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受傷懺悔去守孝

在我東北的家鄉，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，很知己的同參道友，他和我是同道。怎麼同道呢？因為我在家的時候為母親守孝，他也為母親守孝。可是他和我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？他沒守孝以前，是個做強盜的，到處去打劫綁票。

有一次他搶人財寶，被人開槍打傷胳臂。這個傷醫治半年多也不好，他想：「人家用槍打我，如果這一槍把我打死，我這個生命不就沒有了？我做土匪，搶人家的東西，現在受傷，拖延這麼久的時間，這一定是罪業太深了！」頓時他生出懺悔心，於是他發願：「我這個傷，如果在一個禮拜之內好了，我到父母墳前守孝，不再做土匪！」很奇怪的，他的傷沒有幾天都完全好了；他也不食言，真的去父母墳上守孝。

怎麼樣叫守孝？是子女捨不得父母，雖然父母死了，他還在墳旁邊守護著父母的墳，這叫守孝。活人這樣守死人，雖然沒有意思，你要能做得到，就變成有意思，因為這種事情不容易做的！你天天什麼也不幹，就在那墳旁守護著；一天、兩天可以，一守要守三年，一般人是無法犧牲這麼長的時間守孝的。中老年的人心性有點定了，守孝三年，甚至六年還不要緊，年輕人就不容易做得到。不要說旁人，我當初坐在墳旁邊，沒有人陪著，我知道這是很苦的一件事。他那時候二十一歲，一個做土匪的人，居然能發心來守孝，這是不容易的！

在沒有守孝以前，他拜一個師父，這個師父叫中一法師，給他取名字叫尤智慧。這位法師有些神通，教他怎樣打坐用功。他正用功，你說怎麼樣？來了一條火龍，火龍就纏到他腰上，纏了三轉，把他燒得又熱又痛。正在危難的時候，他師父就來了，降伏火龍，火龍也皈依了，後來就給這個尤孝子當護法。

（二）割肉祭天解雨災

守孝過了兩年半，那一年夏天，天降大雨，氾濫成災。他想所種的穀糧被水淹沒，老百姓以後就沒有東西吃了，怎麼辦呢？他就求晴。他說在三天之內停止下雨，他願割肉祭天；他也不懂什麼佛法，卻知道有個上天。很奇怪的，兩天半後雨不下了，他真的要履行他的誓言。於是他擺上香案，祈禱上天保祐地方的老百姓，令秋天豐收；他在佛前拿刀割自己乳下的一塊肉，有一、二兩這麼大。他一刀先沒割斷，咬牙再割，他就痛昏死過去。地上都是血，把他打坐的地方都染紅了，不知道流了多少血。

家人送飯，發現他臥在血地上，就到雙城縣政府去報告。縣長親自來看現場，一看這個人把自己肉割下來，以為他是發狂了。縣長問他，他說是為大眾來求晴，所以割肉供養佛、供養天。縣長一聽，忍不住讚揚他：「這是最好了！」從此一般人對他印象特別好，說：「這真是菩薩！能為我們大眾，割自己的肉供天。」這樣一來，也有很多麻煩來了，天天有很多人來看他。

（三）小鳥看護多作德

不但人來看他，有一隻小鳥也天天飛來看他。這隻鳥很小的，但是會說話，牠不說旁的話，就說這幾句話：「多作德，多作德，作德多好！」這個意思就是叫他多做好事。和他好像老朋友似的，落到他頭上肩上，甚至落到他手上也不怕。一天到晚陪著他打坐用功，有的時候和他開開玩笑。可是有其他人來，牠就跑了；人走了，牠又回來和他玩。經過有三個禮拜的時間，他的傷好了，小鳥也跑了，不知飛向何處，不再陪他了。

他守孝三年圓滿，很多人請他到道德會去講演，他還是披頭散髮，留很長鬍子。那時候中國人，尤其年輕人，沒有留頭髮、留鬍子的，只有守孝的人留長髮披在肩上，鬍子也很長的，像嬉皮一樣的；但是嬉皮盡吃迷魂藥，他可不吃藥，清清淨淨的，吃齋念佛，又講道德。他在道德會講演，很多人都相信他。後來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結伴，義務去幫助人。

為什麼要留頭髮留鬍子？這是根據《孝經》說的，《孝經》說：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」可是他為什麼又把自己身體割了來祭天？這豈不是不合乎孝道了？不錯，這是不合乎孝道。假設他父母在世，看見他割肉，眼淚不知要流出多少；父母死了做鬼，也會很憂心的，很不安樂的。他為什麼還這樣做呢？因為下雨不止，他是為大眾來求上天。何況他沒有讀過書，也不懂什麼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」他守孝是聽旁人說守孝，他也就守了。

（四）心心相印無話說

在這個時候，他知道我，而我也知道他。我聽說有一個尤孝子，他也聽說在某個地方，有個和他一樣年輕的守墳人；並且我比他年紀還小，他二十一歲守孝，我十九歲。彼此互相慕名，想要見一見面。他為什麼要見我呢？他平時很驕傲：「我二十一歲就守孝了！」想不到現在又有個比他年輕的人在守孝。他認為這勝過他，所以他想見我。

有一次，我到道德會，我那時候把頭髮鬍子都剃了。我一看到他，我就知道這個人是誰了，他披頭散髮，留很長鬍子。我說：「你是尤善人嗎？」一般人都稱守孝的人叫善人。「是呀！你是誰？」我說：「你不認識我，我認識你。你大約知道你是誰，我不知道我是誰！」他聽我說這話，他很驚奇的：「喔！你──」旁邊有認識我的人，就對他說：「他是……，你們是一樣的！」他聽了就睜大著眼睛看著我，看看看；我也不看他，我也沒講話，他也沒說一句話。

大約有一個鐘頭，他忍不住問我：「你從什麼地方來？」我說：「我從來的那個地方來的。」他覺得很奇怪的。我問他：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他說：「我什麼地方也不去！」我說：「那你為什麼要問我從什麼地方來？」他走上前一把抓住我的手：「好呀！」從此他對我特別地好。

你看，好玩不好玩？沒有地方來，也沒有地方去，這是不來不去；也來也去，來是從來那個地方來，去到去那個地方去。佛的十號之一，有一個名號叫如來，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如來者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因為我研究《金剛經》，他念《金剛經》，所以我就和他打一打機鋒。

我們倆這個公案，他到各處去講，說是我們兩人初見的時候，彼此誰也不講話，結果他打了妄想，問我從什麼地方來？他發問的時候，他自己就知道錯了。為什麼呢？開口便錯，舉念即乖。「凡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」，有所說的，這都不是究竟法；究竟法無說無傳，應作如是觀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也沒有什麼可傳的。

我們相見，一個小時沒有說一句話。為什麼？因為沒有什麼可說的。他知道我，我知道他，心照不宣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。我到臺灣去弘法，遇到水果和尚（廣欽老法師）也是這樣的情形，相對無語，一切盡在不言中，這是心靈感應作用；所謂「心心相印」，彼此通達，無所障礙。好像水果和尚證初果，我一看就認識；你們看他只是個老和尚的樣子，認不出他的境界。

---

49. 長春孝子墳

清末光緒年間，長春有個叫王夢醒的人。母親病故，葬於長春，隨即到千山名寺無量觀出家修道。十餘年後，他在母親墓旁，結廬守孝三年，僅以冷水和生米麵（即生米粉）果腹。他於1934年過世，世人將其與母合葬，並稱之為「孝子墳」。上人一生以孝為先，不只一次地講述王夢醒的故事，勉勵弟子孝道是做人的根本。

上人自述：

王夢醒是大約清末光緒時候的人，生於吉林長春。他生來就好修道，覺得人生好像作夢似的。因母親去世，返回長春在母親墳上守孝。守孝期間，他不吃熟的東西，就吃生米；他用手抓一把米，這就是他一天的口糧，抓多少就吃多少。這一把米不是他自己買的，有人送米，他就吃，沒有人送，他就不吃了。有很多人送米給他，誰先送這一把米，他就吃誰的，後送來的就不吃了。

當時曹錕做統帶，像現在的營長，常去拜訪王孝子。人們傳說他有道，又怎麼樣有功夫，很多人爭先恐後的供養他；有人給銅錢或者紙幣，他也置之不顧。紙幣被風颳跑，或者有人偷拿銅錢，他也不加攔阻，引起一些流氓惡人的覬覦，說：「他也不收拾那些散錢，隨便人拿，他一定有很多錢才這樣子；如果沒有錢，不會不要散錢的。」於是晚間就去打劫他。他在那兒坐著，那些惡人拿刀威脅，逼索金銀珠寶。王夢醒說他沒有錢，惡人不相信，用刀刺破他喉嚨才走。

第二天警察來了，看他奄奄一息的樣子，不能講話。那時候長春很熱鬧，各國的人士都有。警察一一問他，是哪一個國家的人殺的，他都搖頭。警察說：「莫非是天殺的你？」他點頭了。警察說：「天殺的你，我們沒有法子叫老天爺來給你償命。」他就死了。

日本佔領東北，成立偽滿洲帝國，建都在長春，想要開一條大馬路，孝子墳就在馬路中間擋著。工人想把墳搬到一邊，誰刨墳誰就昏倒，或者受傷了。日本人不相信，就用砲來轟，又用飛機炸彈來炸；炸彈都不爆炸。又找宣統下聖旨令其搬家，孝子墳還是屹然不動，誰也動不了。最後聽見墳裏邊有人講話，他說：「蒲團靜坐已多年，修身養性守真元；母骨遷徙時未至，吾墳移動在乎天。」全東北都知道這個孝子墳，很靈感的，住在很遠的地方的人都去燒香。我自己也曾到孝子墳那兒看過，還在一個老道廟上住了一宿。

【後記】1958年9月，長春「孝子墳」因阻礙交通，被長春市政府拆除。王夢醒和其母親的遺骨被遷葬他處。時隔50年後的2008年9月9日，「孝子墳」在長春息園公墓以1：1的比例復建完成。舊照片中有樹的地方，即是「孝子墳」。

---

50. 六道輪迴

眾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不停地在六道流轉輪迴。上人曾說：「你對六道輪迴絕對不可以懷疑！你要是懷疑，根本就不需要信佛了；佛就講六道輪迴的，佛會騙你嗎？你要是得了五眼六通，這六道輪迴清清楚楚的。」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自願餓死小豬仔

哈爾濱有個法師生了病，有一天自己覺得死了，靈魂走到寺院不遠的地方去投生。投生做什麼呢？做豬！一看自己是豬身，他不吃奶就餓死了，靈魂回到法師身上，又活過來，說：「我剛才投生去做豬！」旁邊的人就問：「你在什麼地方做豬？」他說：「我現在覺得病好多了，我帶你去那裏看看！那家生了七隻豬仔，我是其中之一；我故意不吃奶，餓死的！」其他的法師就陪他到那兒看，果然那家生了七頭小豬，其中有隻豬仔死了。這是這位法師親身的經歷，我也見過他。

（二）小狗太太最煩人

我記得在東北，有個演戲的人學了很多戲詞，所以他有點聰明。他演戲的時候，最愛一隻狗。這個狗今生就和他做了夫婦，做他的太太，一天到晚都和他吵架，像小狗那麼咬人，一天到晚把他鬧得啼笑皆非。你說她是真鬧，她說是和你開玩笑；你說她是跟你開玩笑，她又是真的，所以不知道怎麼才好。他對我講他的太太最麻煩了，一天到晚給他麻煩；他想要修行，她就不讓他修行。我說：「你沒有定力；你要有定力，她就離開你了。她鬧你，你不出聲；她怎麼樣你也不管。緣盡則散，自然就會了了。」他說：「真的嗎？」我說：「你試一試看！」他就在家修忍辱行，修了三年忍辱的功夫。他太太鬧他又鬧了三年，結果他太太死了，再沒有狗咬他了。

（三）東北豬手劉先生

在東北榆樹縣，有個「豬手」劉先生，他的手是豬蹄的樣子。豬手劉先生記得自己前三生的事情。他最初對父母親很孝順，以後就投生到一個很有錢的家裏，他父親四十多歲才生他這個兒子。他在十三歲時就結婚了，娶一個比他年長一、兩歲的太太。他父親雖然五十多歲，但是婬欲心還不斷，又討個小老婆；小老婆和兒媳婦年紀差不多大。年少的他娶了太太不到一兩年，生了個兒子；等兒子到十三歲的時候，他也給兒子結婚，兒子的太太比兒子大幾歲。

過了幾年，他的父母都死了，他父親的小老婆還在。他看小老婆生得很美麗，於是佔有了她。他二十七、八歲時，他兒子死了，他看兒媳婦也很美麗，又婬其媳。等他到四十幾歲，他才猛然覺悟，心想：「唉，我這一生所造的罪業太多了！」他就學著信佛，念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；念了十幾年，他五十幾歲的時候死了。閻羅王審問他：「你為什麼盡造些惡業？現在應該把你放到油鍋來炸！」於是叫來兩個鬼，要把他放到油鍋去炸。這時旁邊有個判官說：「不可以！」閻羅王問：「為什麼不可以？」判官說：「他因為念過《金剛經》，在他肚子裏有《金剛經》，應該先叫他投生，等《金剛經》沒有了，再用油鍋炸。」於是閻羅王就叫他又投生去做人。

他這生生在一個很窮的家裏，從小就歡喜吃東西，把肚子吃得很大很大的，五歲就病死了。他爸爸和媽媽一看，說：「哦！他肚子這麼大，到底裏頭有什麼？」把他肚子打開，肚子裏有塊像金剛石那麼硬的東西。等在旁邊的鬼帶他到閻羅王那兒，閻羅王說：「現在先叫他投生做豬去！」他又投生做豬，被人餵得很肥，然後被宰了；回到地獄，這次閻羅王要用油鍋來炸他，他說：「你不必炸我了！讓我投生做人，你留我一隻豬手做證明，讓我勸世人不要造罪業！」閻羅王說：「這也好！」於是讓他投生，生在一個姓劉的家裏。

因為他天生有個豬蹄子，一般人都叫他「豬手劉先生」。我見過這個人，和他談過很多話，他記得自己的事情很清楚。

---

51. 沙彌苦行

上人後來到哈爾濱三緣寺常住，沙彌時期的上人，做別人所不能做的，忍別人所不能忍的。上人在逆境障礙中，始終精進如一，為弟子們樹立修行的典範。

上人自述：

廟上的方丈和尚是常仁大師，他就是在冰天雪地，守孝六年的王孝子。守孝圓滿，四十八個屯的父老兄弟聯合起來給他造廟，廟的名字叫「三緣寺」。怎麼叫三緣呢？因為他們有三個人修這個廟；大師兄就是王孝子，二師兄是孟老修行（常智大師，上人的師父）；三師兄叫什麼名

字，我忘了。

廟上有四、五十個和尚，有時十幾個，有時三十、四十。我到廟上常住的時候，方丈和尚可能到外面化緣，那時沒有在廟上，所以沒人認識我。他們看我只不過是一個窮人，我生來就是一副孤寒的樣子。可是我人窮卻不貪，什麼都願意捨給別人；而且是暗地裏捨，不願意叫人知道。我說：「我認識方丈和尚。」大家都很高興的，很歡迎我來。出家以後，做什麼呢？做苦行。我做的苦行和你們不同，你們打打字、念念經，或者是其他的工作。三緣寺在鄉下，是一座很大的廟；光掃廟的院子，也要掃一個鐘頭。

我和旁人的思想不一樣，行為不一樣，處事也不一樣。思想怎麼樣不一樣？旁人都是願意自己得到利益、好處，我是自己的事情，我不願意得到什麼利益；要對眾生有利益，我雖死不辭。行為，我所做的事情，一般人不一定認識，我也不願意叫人認識我的行為；處事，我所要做的事，旁人都不願意做，譬如我做沙彌的時候，專門收拾廁所、倒痰罐子、掃地。

洗廁所，是我在廟上第一個工作。那個廁所不是現在的廁所，是在地下挖個坑，那味道是很「香」的；所以需要有人清洗，把屎尿拿到別處。我天天做這個廁所的工作，收拾完了，就覺得自己身心清淨。你們各位比丘（尼）、沙彌（尼）、優婆塞（夷），想要學我，就要先學著收拾廁所。誰會收拾廁所，不被廁所的境界所轉，那就有點辦法了。

除此之外，譬如煮飯、作菜、燒茶水，沒有人做的事情，都由我來做。好像住在叢林裏，一般人四點鐘起身，我兩點鐘就起來了，做我所應該做的工作。先在佛前點燈，大眾將要上殿前，把佛前的香上好。當天如果要念香讚，先把香爐點燃，讓方丈和尚好上香；若不念香讚，就不必。香燈就是管理佛前的清潔工作，出家人叫香燈師，在家人就叫香燈的居士。

下雪的時候，我會早一點把路打掃乾淨，方便大家上殿。我做這些工作很久，沒有讓人知道是我做的。

我做早課，總是早早起身，上殿等候；每次都是先到五分鐘，沒有一次遲到。我從出家，一直到現在，都用忍耐行事。我到外邊參學時，無論做早晚課，或講經說法，或聽經聞法、上殿過堂，沒有落後過一分鐘，都是提前先到，這是我過去的情形。

【附記】三緣寺亦稱王孝子廟，因王孝子王福仁的孝行而建。王孝子結廬守孝六年，孝名遠播，影響當地士紳，1913年集資修建王孝子廟。於1928年全部完工，最初有常仁（王孝子法號）、常智（孟安）、常義（石廣錄）三位和尚駐錫。三人結拜，將廟定名為「三緣寺」，常仁大師為方丈，共修禪淨。1953年三緣寺被拆毀，改做小學校舍使用，出家人被迫還俗。

---

52. 念經遭難

上人第一次念《地藏經》，如獲至寶，發心天天跪在佛前，虔誠念誦《地藏經》。想不到上人在三緣寺，佛前念經竟遭譏辱打罵；真是「要學好，冤孽找；要成佛，先受魔。」

上人自述：

我現在對大家說一說，我念《地藏經》的經過。十五歲那年冬天，我第一次遇著《地藏經》。以前沒有看過佛經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發現一本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；我才念完一遍，就令我感動不已。地藏菩薩對眾生這樣悲心切切，眾生卻頑冥不醒，地藏菩薩實在太慈悲了！於是我發心天天定時跪在佛前，虔誠地念一部《地藏經》，念一部經約需二個小時。我當時穿的是布褲子，佛殿的地面是用磚頭鋪的，我只顧著念經，膝蓋跪破了，也不知道痛，越念越高興。念一百多天之後，因為發生魔障而停止。

修道人如果不用功修行，就沒有魔來考驗；稍微有點成就，魔就會來考驗你是否有定力？當我在念《地藏經》時，有位居士來到寺院供養。他看我跪著念經，很讚歎我，對別人說：「他如此用功，如此精進……。」等這位居士一走，全寺院裏的和尚都來罵我：「你裝模作樣，故意給居士們看，表示自己是老修行。你這是攀緣！」當時我也不辯解，自己心裏明白，實在是為了修行而念經。

可是從此之後，無理取鬧的事情就常常發生。在念經之前，他們會來罵我「假裝修行」；念完之後，又罵我：「裝修行，裝完啦？」天天如此冷嘲熱諷，我都忍可於心，一句話也不說。念到一百多天後，魔障真的來了。

有一天剛剛念完《地藏經》，大師兄走到我面前，不由分說就打了我一頓，他厲聲罵道：「你這個東西，在這裏躲懶偷安！人家在工作，你裝模做樣在這裏念經，表演給人看。寺裏哪有你修行的地方？你有什麼功德在這裏修行？」我只好停止念《地藏經》。修道不容易，時時都會遇到障礙；我在那樣的逆境中，仍不灰心，照常精進！你們真的很幸運，能遇到這樣理想的道場，不受人罵，不受人打，多麼自在！希望你們要精進不懈！

---

53. 忍字箴言

孟子曰：「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弗亂其所為；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縱觀上人的一生，這段話是最好的寫照。因此，上人常常教導弟子：「忍是無價寶，人人使不好；若能會用它，萬事都能了。」

上人自述：

我一生用「忍耐」二字為座右銘，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，絕對一切忍受於身，忍受於心。在師父面前、不在師父面前，我做徒弟的始終不敢發脾氣。為什麼呢？我那個師父，他不像我這麼「兇」，他很慈悲的；我如果一發脾氣，他就不吃飯，他說：「我教化這個徒弟沒有教化好喔！」因為不想令老人家煩惱不吃飯，我不敢發脾氣。那我有沒有脾氣呢？我的脾氣比誰都大，但是因為出家修行，把脾氣就改了。

我常對你們講，我剛出家在廟上的時候，善知識都來了。師叔、師大爺、師兄弟都欺負我、罵我、打我，甚至徒姪也欺負我，也罵我。這一個罵，那一個打，四面八方風雨都來了，都想把我攆出廟去。那時候因為在墳上守孝，有點定力，到廟上捱打捱罵，我都很歡喜接受；不是像你們，被人說幾句，就受不了要爆炸了。

你也許會說：「他們這樣對你，你是不是很不守規矩呢？」不是的，我很守規矩的。他們為什麼要這麼欺負我呢？就因為他們看我什麼本事也沒有，所以他們欺負我。我從小尚武善鬥，歡喜和人打架；但是我出家之後，我在廟上像什麼能力也沒有的一個人，只會吃飯，什麼事也不會做，所以誰也看不起我。

我在那個時候，真是修忍辱行修得很好；誰罵我打我，我覺得這是幫助我，看我還有沒有火氣。我當時年紀雖然很輕，火氣很大，可是都以心平氣和的態度，接受考驗。你們不要以為就這麼有了萬佛城，現在天龍八部護持，從地湧出萬佛城來；這是幾十年的修忍辱力、修行功夫所致。

所以我說：

魔是磨真道，真道纔有魔；
越磨越光亮，光亮更要磨。
磨得如秋月，空中照群魔；
群魔照退了，現出本來佛。

萬佛城的三大宗旨，是凍死不攀緣，餓死不化緣，窮死不求緣，這也是我的一個寫照。你們要記得「凍死迎風站，餓死挺肚行；要做疾風中的勁燭，烈火內的真金。」什麼也不要怕。我在東北，冬天夏天都穿三層布；底下是一層，上面兩層都是補釘，補一塊又一塊。我不怕你們看不起我，我原本就是窮人出身。「冷不冷？」冷！「冷那為什麼你要那樣子呢？」我就是想要凍死不攀緣。

東北的冬天，都有三尺多深的雪；我不穿襪子，就穿一雙羅漢鞋到各處。一般人說：「這個人是有道德的人！」其實不是有道德，就是能忍，不怕凍、不怕餓。所以我說「凍死迎風站，餓死挺肚行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最初鍛練不穿棉衣服，也凍得很厲害的；不過，凍過去了就不怕了！在東北，凍的天氣可以把耳朵凍硬了，很痛的，你用手這麼一扒，耳朵就會掉了！但是，我也不戴帽子，耳朵也沒有凍掉過，因為我是凍出來的。最初，比針扎的還痛，痛得很厲害，然後隨你痛去，不管！掉了算了！也就忍過來了。

我能忍冷忍熱，在三伏天（最熱的時節），熱得頭昏腦脹，眼冒金花，走路時天旋地轉，眼前發黑；我只要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就好了。我用「忍耐」二字作為法寶，來克服一切困難，忍寒忍暑，忍風忍雨，忍飢忍渴；一切都忍，絕不豎白旗。

【後記】弟子譚果式：記得我小的時候在香港，有一天看到師父的腳底有一層粗糙的厚皮，約有好幾分厚。因為我生在香港，從沒有看過這樣子的腳底，我忍不住就問師父，為什麼他的腳底有如此厚的一層皮？好像套上一片薄薄的鞋墊似的。師父說是因為他經年累月赤腳走路所致。我問師父：「這樣子走路不痛嗎？」師父說：「當然難受，但忍一忍就過去了！修道就是要忍耐！」聽了師父的話之後，對師父的苦行和他悲天憫人的德行，更加心悅誠服；師父的身教與言教，令我一生受用不盡！

---

54. 喜怒唯心

上人辯才無礙，修改一字，令人轉怒為喜；隨拈一法，令人心悅誠服。「業力如海」的故事，

令人明白喜怒無常，唯心所致。

上人自述：

中國過年，無論廟上或一般家庭都要寫對聯，又叫揮春。那時候我做沙彌在廟上，就寫「如意吉祥」，或者寫種種吉祥的話。當我寫「智慧如海」四個字，寫得很快，好像有一點筆力似的。有一個沙彌師兄看見這四個字就很歡喜，不停地念：「智慧如海、智慧如海、智慧如海……。」一直這麼念，我聽了很討厭，我說：「我看你是業力如海。」

他聽我這麼說，大發脾氣，甚至於要打我！他說：「我看你寫這個字，寫得龍飛鳳舞這麼好，我忍不住念不停口。你倒說我是業力如海，你怎麼罵我？你怎麼看我是業力如海？」他氣得想要和我打架。

我說：「你先不要著急，我說你業力如海，你不但不應該發脾氣，還應該謝謝我來祝福你！」「豈有此理！你說我業力如海，還要我謝謝你？沒有這個道理！」我說：「你知道什麼叫業？業力是你所行所造的，前生所造的，今生所應該受的。業分善業、惡業，我並沒有說你是惡業如海；假如我說你善業如海，那怎麼樣？」他眼睛睜著，沒有話講了，他說：「那——沒問題！」他聽我這樣解釋，反怒為喜，還向我道歉。你看，就這麼妙！我沒有說清楚一個字，他就發脾氣了；我再添上一個字——善業如海，他那麼大的脾氣即刻就沒有了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？人心很奇怪的，一字之差，他就一喜一怒，業力就是這樣子。

還有一次，也是這個沙彌。他見我手拿著一捲紙，又多管閒事，問我：「這是什麼？這是什麼？」我說：「我賣你的契紙！」他又發脾氣了：「你有什麼資格賣我？你有什麼權力賣我？」我說：「我當然有這個權力，有這個特權。我賣你，你還會很歡喜的；你要是不歡喜，我還不會賣呢！我賣你，有人買你，你一定會歡喜的！」他更發火了，他說：「豈有此理！你賣我，有人買我，我還會歡喜？」我說：「你知道我把你賣給誰了？」他說：「賣給誰了？」我說：「我把你賣給釋迦牟尼佛，永遠做和尚。」他這時眼睛睜著看著我，我說：「可不可以？你高興不高興？」「可以，可以！」你們不要以為我這是在講笑話，你們想一想，把他賣了，他還高興，這也是妙法！

---

55. 沙彌首座

等到方丈和尚常仁大師回三緣寺後，破格選上人為首座；甚至在韋陀菩薩前抽籤，三次都是上人中籤。上人說過：「韋馱菩薩發過願，你要有三分的修行，就有七分的感應，他會幫助你的；你若不修行，當然就沒有感應了。」

上人自述：

等到方丈和尚過了一段時期回來，一見到我，他說：「你來出家了！」我說：「我來了！」「那好，請你當首座！」以後他就開會，選首座——在廟上，除了方丈和尚，首座最大。廟裏有幾十個和尚，方丈和尚都不選，他選我來做首座和尚。大家都反對，說：「他一個剛出家的，怎麼可以做首座和尚呢？」方丈和尚說：「那我們在韋陀菩薩前，大家來抽籤。」誰有資格做首座就寫上名字，放入到籤筒裏搖，搖出來是誰的名字，就是誰。搖了幾次，很奇怪！大約是韋陀菩薩要給我找一點工做，搖了三次，都是我的名字跳出來；大家也不敢再反對，這韋陀菩薩安排的。所以我還是沙彌的時候，在廟上就做首座了，因為方丈和尚認識我。

這個決定，幾幾乎氣死廟上的一些老和尚。這個老和尚一見我就瞪眼睛，那個老和尚一見到我就皺鼻子，作出看不起我的樣子，說：「方丈和尚顛倒，作沙彌哪有當首座？真是欺師滅祖！」就這樣罵我。我雖然受氣，我覺得都是很甜的。誰罵我，我就當吃蜜糖；誰打我，我當在那兒吃餡餅。

做首座以後，方丈和尚又想叫我當家。我一想：「這個太麻煩了！我不拿錢，你看這個家怎麼當法？」所以他叫我當家，我說：「可以的，但是我不拿錢！旁人拿錢旁人數，我無論到什麼地方，我都不拿錢；如果這樣可以，我就可以當這麼個家！」就這樣子，我開始持銀錢戒，手不拿錢！我在東北，有一段的時期和錢分開家，手不摸錢。我出門去搭火車，我就在火車站那兒等著，有熟人來就給我買票，我就去；沒有熟人來，我就在那兒等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每逢我到什麼地方去，在火車站等，一定有人來問我到什麼地方去，然後就給我買票。

---

56. 出家弘願

上人出家之三大願：一、在佛教裏辦教育，二、翻譯經典，三、在美國建立佛教基礎。為實現此三大願，上人本著三大宗旨、六大條目，不畏艱辛困苦，在西方建立道場，接引眾生，廣行教化。

上人自述：

在我沒有出家以前，參加過天主教的彌撒，也參加過耶穌教的安息會。我發覺天主教、耶穌教普遍被一般人接受，因為聖經翻譯成各國很淺顯的文字，一般人容易接受教義，所以全世界各處都有教堂、教友。佛教的教義是非常圓滿的，為什麼沒有那麼多人信仰，就因為沒有翻譯成西方的文字，只有中文和梵文，很不普遍的。因為這樣，我出家以後，發願要把藏經都翻譯成外國的語文。

可是我少學無術，讀書就讀了兩年半，外國的語文是擀麵杖吹火，一竅不通。我既不懂世界的語言，又沒有聰明智慧，怎麼能做到呢？尤其從事翻譯經典的工作，必須要有國王、大臣大力來支持推動，如果靠民間的力量是辦不到的；雖然辦不到，我出家之後，心心念念就想把藏經翻譯成外國的語文。各位誰能翻譯經典，誰就是護持我、完成我這個願力。另外，我又想辦教育。因為天主教、耶穌教注重教育，到處都有天主教的學校、耶穌教的學校；在青年人身上著手，令他們信這個宗教。因為佛教的教育也是不普及的，我要儘量在佛教裏推行教育。這兩件事情要是不能做到，我甚至死也不瞑目。

我一出家，就立志將來要把佛教推行到整個世界；沒有佛法的地方，一定要有佛法，而且是真正的佛法。現在達到沒達到呢？還沒有達到。不單只是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五大洲都有佛法，這還是個很小的地方；等到所有的世界都有佛法了，那時候我這個志願才成就。

---

57. 慈善楷模

上人離開中國很久，當年三緣寺的護法居士──李景華和程天熹，都已經作古了。上人所著述的「水鏡回天錄」，還特別寫文章紀念他們，令他們護法為善的功德長存！

上人自述：

李景華老居士，個子高高的，是個中醫生。他篤信佛教，茹素念佛，又熱心公益。他在四十多歲時，膝下猶虛，夫婦倆就很誠心的到三緣寺，求廟上方丈和尚──常仁大師，給他們一個兒子。方丈和尚慈悲滿願，第二年果得麟兒，取名李殿選。李景華老居士對我們廟上方丈和尚很崇拜，對他信心十足。

他看見我那時候年紀很輕，在廟上只不過是個沙彌，方丈和尚就請我當首座，而且有很多人相信我，他很不服氣：「你這麼年紀輕，就這麼多人相信你？」有人相信我，他就有點酸溜溜的味道。我在東北和李老居士很熟的，他住的地方我都到過。雖然他和我還很好，內心總是有點不對勁。

他一生受的挫折不少，逆境很多，吃過很多苦頭，還是照常吃素。1985年春天的時候，法界（佛教）大學派一個女眾訪問團去中國，朝拜四大名山，順道去看看這些老鄉親。因為李景華和我有通信，所以我知道他的地址。他那時候已八十八歲，還記得以前的事情，聽說我要回去了，有很多的感慨，在家裏就大哭。

訪問團到他那兒，老居士在他家的門口長跪歡迎，口裏說：「活佛來啦！歡迎老佛爺回來了！」在那兒痛哭流涕的，很誠懇的。後來沒見到我，大失所望：「我以為他會回來，原來沒回來。」他又哭起來，把訪問團嚇愣了，真是令人感動！過了幾個月，他囑咐他的兒子李殿選，要誠心信佛，待人要忠厚，要熱心公益，沒多久就安詳往生了。

程天熹和李景華是親戚，李景華住前興隆溝，他住在後興隆溝。程天熹也相信常仁大師，和我們廟上的關係很深，我常常在他家裏住幾天，那是我還做沙彌的時候。他母親年輕就守寡，他年少時吃喝嫖賭，大家叫他程三尖頭；等他懂事，為報母恩，改邪歸正，從此熱心慈善。他有兩個太太，都信佛。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他被推舉當哈爾濱市道德會的會長，一般人稱程天熹老居士叫他程善人，因為他很願意幫助窮人。以前是程三尖頭，是個惡人；以後是程善人，為慈善界之楷模，佛教徒之虔誠者。所以以前的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後的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

有一年他家裏鬧鬼，他那兒有個男人，有邪魔附在身上，一天到晚吵著要把他房子給燒了。程老居士很害怕，年三十那天套車到廟上，求方丈和尚去治邪。方丈和尚卻往我身上推：「你去！程老居士對我們廟上很有貢獻的，現在他家裏有麻煩了，你去他家裏看看！」

我到那兒，這個鬧邪的人在北邊站著，我在南邊。這個人就用手遮著眼睛看，他們問他：「你為什麼要這麼看？」他說：「我睜不開眼睛，這兒好光亮！」那個人從此不放火，就這麼好了。你看，這是不是邪門？我那時候大約二十二歲，穿得破破爛爛的，是個剛出家的小沙彌。程天熹對我也特別好，我去他家，總給我叩頭頂禮；他的孫子、親戚都皈依我，不收還不行。

【後記】上人1985年在萬佛聖城，對東北父老談話錄音時，曾經提及：
我在東北，出家之後，和各位老居士曾經常常見面，和我的俗家的人很少來往；因為我把世間

的親情看得很淡，一心弘揚佛法，教化眾生。我在廟上，附近的鄉村各處很多人都皈依我，可是我家鄉的人很少人認識我，很少人見過我。

---

58. 肥豬求救

刀兵劫都因為殺生造成的，所以佛教講戒殺、放生、受戒。一個人不殺生，這個世界上就少一股戾氣；有十個人不殺生，這個世界就有十股的吉祥氣。你盡存殺心不戒殺，眾生對你也沒有好感；你要愛惜眾生，眾生對你也好，所以人與人之間、人和畜生，都有互相的關係。

上人自述：

常仁大師沒出家前，他在墳上守孝，人稱他是王孝子。他守孝圓滿，周圍四十八個村莊，聯合給他舉行一個慶祝的大會，共同商議造廟。

在這沒造成之前，後九家子吳家就請他到他家閉關。吳家有八十多口人，這一大家族都在一起住。六月二十五這一天，吳家想要殺豬，來賀二十六日馬王誕。想不到要殺的肥豬竟然越牆而逃，跑到大師閉關房裏，流淚向王孝子跪下，求他救命。這時王孝子對牠說：「你前生殺豬，今生人家也要殺你；現在你要受這個果報，你趕快去認賬。你既然求我，你被殺之後，我超度你去做人，不要抗債不還。」豬也很聽話，自己跑出去，心甘情願地被殺了，吳家也從此全家素食。

一個人不吃肉容易，全家近百人不吃肉，這是最難的事情。因為看見豬給王孝子下跪痛哭，「噢！豬也有人性的，我們不應該吃牠！」感動小孩子不再吃肉，大人也不吃肉了，影響所有的村人都吃素了，萬人也皈依三寶，因為「豬都去給老修行跪著，我們快去叩幾個頭，拜他做師父。」他皈依不像我這樣；你叩幾個頭，說：「我拜你做師父。」這老修行說：「好呀！」他就給你取個法名，他的皈依就這麼簡單！吳家後來雇工人的時候，都事先講明白，說：「你一年可以賺八千塊錢，我現在給你九千，但是你不可以吃肉。」工人能賺多點錢，也就歡喜吃齋了。

我到吳家很多次，只要談到這個公案，吳家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事情，他們會告訴我，那隻豬怎樣跑，從什麼地方跳過去，還學那隻豬跪著的樣子，所以我知道這是真真實實的事情。我那時候年紀也不太大，問吳家的年輕人：「為什麼那隻豬會跪著呢？」他們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我說：「你現在養的豬會不會跪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們現在不養豬了。」

---

59. 狐仙皈依

上人的十八大願，其中一願「願凡是三界諸天、仙、人、阿修羅、飛潛動植、靈界龍畜、鬼神等眾，曾經皈依我者，若有一未成佛時，我誓不取正覺。」上人的願力、德行，感召八百多隻能變成人形的白狐狸，皈依上人。另外，上人曾因為母病，到背蔭河向狐仙求藥未得；想不到上人出家以後，這個狐仙也來要求皈依。

上人自述：

在鑲藍旗四屯，有一次有八百多隻變成人形的白狐狸，來皈依我。牠們是真修道的，專門利益人，給人看病不要錢。在東北有一種巫醫，有神，或者仙附到他身上給人治病，廣東話叫「鬼上身」，東北叫「跳神的」，又叫「薩滿」，又叫「巫醫」。跳神的是怎麼跳神呢？神一來，他就可以把燒得火紅的鐵帽、鐵腰帶、鐵鞋，戴在頭上、綁在腰上、套在腳上，那叫「鏵」（音滑）。還有叫掛甲的，用個鐵錐把肩膀扎透了──要是神沒有來是不行的。北方有鍘草的鍘刀，一把刀有十幾斤重。刀上有一個窟窿，往鐵錐上一插，前面一把，後面一把，這四把鍘刀掛在身上，鏗鏗鏘鏘的，威風得不得了；你一看，嚇得你毛骨悚然，就這麼厲害！

這八百多隻狐仙，也是附到人身上給人治病，但是牠們來了，不蹦也不跳。牠們像人一樣就給人看病、把脈，或者給人開方子；治病不要錢，專門盡義務做好事，所以有很多人都相信。那條村的人都給牠們燒香、叩頭，又給買東西給牠們，牠們也不要。普通的狐狸是吃雞的，你供養牠一隻雞，牠高興得不得了；牠們也不要雞，牠們不吃生的活的東西，都是吃齋的。

牠後來也和人談話，說：「我和你們只能再見面三年。因為三年以後，我就跟著我師父去修道了。」人家問牠：「誰是你師父？」牠說：「到時候你就知道，現在不能說。」三年以後，我經過那邊，狐仙就向我要求皈依；我和牠們談話之後，當天就給這八百三十幾隻狐仙同時皈依。我派牠們到蛟河縣的拉法山去修行；拉法山又叫拉法砬（音剌）子，那兒有很多的洞。從此之後，這個地方再沒有狐仙給人看病了；那兒的人都很不高興我，說我把他們的醫生帶走了。

在我母親生病時，背蔭河有個狐仙顯靈，贈醫施藥；我曾為母親去求藥，可是跪了三天三宿也

求不到。等我出家以後，這個狐仙竟附在我親戚的身上，也要皈依我。我問牠是誰？牠說牠就是背蔭河贈醫施藥的狐仙。我就和牠算賬，說：「當初你贈醫施藥，我去求藥，怎麼不給我藥？你現在還想來皈依我？」狐仙說：「那時候你跪在那兒，一片金光令我睜不開眼睛，所以我沒有辦法給你藥！」我給牠取名法天法大，這是第二次有狐仙皈依我。

【後記】關東奇山──拉法山
拉法山位於吉林蛟河市北邊，係長白山餘脈，海拔886.2米，面積為12平方公里。山勢陡峭，峰多且峭立挺拔，有「七十二洞，八十一峰」之說；因山形似鐵叉，故有「九頂鐵叉山」之名，又因山上多巨石，俗稱「拉法砬子」。

拉法山除奇洞之外，怪石林立，是古代道士修煉之地；有金龜朝拜、仙人足跡、老熊觀天、佛面石身像等景觀。拉法山有石洞百餘處，多為天然形成，其中穿心洞、滴水洞、通天洞最為著名。當地人稱穿心洞為「洞中之王」，洞內寬敞平坦，能容千餘人；有東、西、南三個洞口，可東瞻日出、西觀日落、南望雲海。滴水洞也位於穿心洞東洞口上側，洞裏的水是山泉水，像兩個串連起來的蓄水池，清澈甜潤，常年不枯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皈依弟子都派到那地方修行，我自己也到過那山上。我曾經收伏一個幾千年的如意魔女，也派她到山上的「萬聖玲瓏洞」去修行。怎麼叫「萬聖玲瓏洞」呢？因為一個洞有三個洞門，在這邊可以看到那邊，那邊又可以看到這邊，玲瓏透體。好像玻璃杯裏面裝著什麼，一看就知道了；裏邊可以看到外邊，外邊又可以看到裏邊，三個洞門都互相通的。在那裏有一個廟，造這個廟的材料，都是用羊馱上去的；因為那個山很高，羊或者馱兩塊磚，或者一塊木頭，這麼運上去。

西邊洞門口的外邊，有個「老君洞」──老子的洞；東邊這個洞門口，有個「滴水洞」，有水往下滴，足夠千人萬馬在那兒用水的。後邊那個洞出去，就是「紀仙洞」；紀仙就是紀小堂。他是東北人，收過五個鬼，在拉法山又捉過黑魚精。明朝那時候，在北京有個做官的姓黑，老百姓叫他黑大人；但是他不是個人，他是黑魚精。紀小堂知道了，就要去收拾他。有一天等他經過這個山，紀小堂用「掌手雷」，打死這個黑大人。

山上的洞，誰也不知道有多少。你今天查有七十二個，明天就有七十三個，後天你再數，或者就有七十個。總而言之，沒有一定的數目。山上有很多神仙，曾經有個人到山上，看見兩個老年人在那兒下棋，他過去看看，忍不住咳嗽了一聲。這兩個有很長鬍子的老人一看，「嘿！他怎麼來了？」說著石頭門自己就關上了！他在那兒跪著求道、求法，就跪死在那個地方，他的墳現在還在洞門外邊。

我曾經遇到一個李明福，他會武術，跑得像猴子那麼快！我一早大約四點多鐘到山上，就看到他在那兒拜佛。他腦後邊留的頭髮，有七、八斤重，從來也不洗，頭上插著一個簪。他的臉很小的，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嘴巴，但是他力量很大。他以前給人家做鐵道，八個人抬一條鐵軌，他一個人拿兩條，一個胳臂夾一個。他究竟多大年紀？什麼時候的人？沒有什麼人知道。我到那兒，曾經遇到過這麼一個奇怪的人。

---

60. 降服黃仙

所謂「道高龍虎伏，德重鬼神欽」，上人不憚其煩地推恩施教，好像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，終於降服狡猾的黃仙，皈依受教。

上人自述：

北方有狐、黃二仙，狐仙就是狐狸，黃仙就是黃鼠狼，一般人叫黃皮子；在北方都叫這兩種動物是神，因為他們很小氣的，你要是說錯一句話，牠就令你生病。我頭一次遇見一個黃皮子，牠令一個人生邪病，來和我鬥法。我用「罥索手」把牠抓住了，牠鬥不過，附在病人身上跪著叩頭，哀求說：「我要皈依你，你放了我吧！」說得很可憐的，我說：「那你皈依好了！」就把牠放了。本來我說回到廟上，給牠授皈依。回到廟上怎麼樣？牠騙我沒去，因為牠喜歡打妄語。

我在病人那兒的時候，病人沒事；等我走了，病人的病又發作了。於是我又回去，把牠抓住，總共抓住三、四次。最後我說：「你要是再打妄語，我就要和你不客氣了！這次你一定要改邪歸正！」這樣，牠才不打妄語，所以度一個眾生是不容易的。你看我度的這個黃皮子，牠三番五次來欺騙我，可是我也不討厭牠；最後還是給牠授皈依，取了個法名叫果往。這是頭一次收黃仙來皈依的。這些事情，你們可能都沒有聽過，也許不相信，可是這是我親身經歷的。

---

61. 孝子鄭德

在吉林省五常縣（今升格為五常市），人人都知道有個小孝子鄭德。他五歲就知道孝順雙親，給父母叩頭請安。鄭德十二歲時，上人聽聞他的孝名，特地到鄭德家去度化他，教他專修淨土法門。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辯才無礙小孝子

我的皈依弟子，有好幾個都是十二、三歲的小徒弟，他們非常地聽話；其中我最歡喜鄭德，這個小孩子很孝順。鄭德相貌生得四方，眼睛眉毛，什麼都長得非常好。我一見到他，我就知道他是個出家人，因為他的相貌肥肥胖胖的，耳朵也大大的，很有福報的樣子！他很聰明，很懂規矩，到現在我還忘不了這個小孩子。

他住在吉林省五常縣，五歲就知道孝順雙親，早晚都給父母叩頭請安，畢恭畢敬。冬天的時候，他鑽到他父母被裏，先把被給溫熱了；夏天，他先把他父親母親房裏的蚊蟲趕走。無論吃什麼東西，爸爸媽媽吃後，他自己才吃。他在家裏，哄得他父母親一天到晚不知道怎麼叫愁，不知道怎麼叫憂。他才五歲，沒人教他，就知道這樣恭敬父母，這真是很特別，人人都說他是孝子。

一些外道論師紛紛來看他，想把他度成外道的人。東北有許多的外道，他們所講的道理是很奇怪，有的賣寶貝，有的賣皇帝，又有的賣總統。他說：「你給我五千塊錢，將來你一定做皇帝！」迷信的人就給他五千塊錢，等著來生做皇帝；他又說：「你給我一萬塊錢，你一定可以做總統；你的小孩將來長大了，去競選總統一定可以的！」有錢的人就拿出一萬塊錢來買總統。有的又說：「我有覓食寶，賣三千塊錢。將來世界沒有糧食，你把它含在口裏，多少天沒吃飯也不餓！」又有賣門牌的，這個門牌釘到你家門上，軍隊不會擾亂你，可以保護你一家平安；還有賣口號，說：「口號還沒發，你現在買，到時候你就會知道；你知道軍隊的口號，軍隊就不會麻煩你！」外道論師就講這個。

鄭德問外道的老師：「你修的是什麼道？」他們說他們修身，以後要怎麼樣才能修成神仙。鄭德說：「要怎麼樣才能成神仙呢？」他們說：「要打坐，要孝順父母——我這個道是第一的，他們都是第二，將來都會歸到我這個道來。你孝順你父母，那是小問題；你現在要認祖歸宗，你信我的道，才是最孝順！」鄭德說：「我現在年紀小，思想很幼稚，你這個道太大了，好像小孩不入小學，先入大學似的，我無法學。」外道老師被說得啞口無言。

鄭德又說：「孔子說過：『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』這麼奇奇怪怪、玄玄妙妙，好像什麼都知道，這是對人有害的事情；仁慈的修道人，不會做驚世駭俗的事！直心是道場，像你們這種的神通，是一種識心的作用，不是究竟的正法，我不願意學這個。你剛才說要修成神仙，要打坐，要孝順父母。那麼你孝順父母沒有？」問得外道的老師沒有話講了。鄭德說：「父母就是堂上的活佛，我不能捨近求遠。我現在先孝順我的父母，把我父母孝順完了之後，再修道！」鄭德雖然年紀小，他懂得和外道辯論；很多外道的老師沒法子度他，都只好走了！

（二）初見師父似舊識

那時候在五常縣有些修道朋友告訴我，這個小孩子怎麼樣的好，有很多外道去度他，都度不了他，反而被他講得沒有話可講。我聽說有這麼個小孩子，我自己就生了慚愧心；我從十二歲才知道給我父母親叩頭，這小孩子從五歲就行孝道，我一定要見一見這個小孩子。他家在五常縣，離我那個縣有一百多里路。有一天，機緣成熟，我就到他家裏去，這時候，鄭德已經十二歲了。

這一天我來了，他在家裏嗑著葵瓜子，把嗑出的葵仁給他父親一個，給他母親一個；他一點也不造作，一點也不勉強，令他父親、母親高興得不得了。他隔著玻璃窗戶，向外一看，對他母親講：「媽媽，我師父來了！」他媽媽說：「你什麼時候有個師父？」他說：「現在就有個師父了！他已經進院子裏來了！」說著他就跑出去迎接我，好像以前就認識似的。他母親也覺得很奇怪，就把我迎接到他們家裏。我在東北，身上都揹著一個萬寶囊，裏頭有經典、所用的東西；好像你們的背袋一樣，不過我這個是跨掛在身上的。我一進門口，鄭德就把我這個背袋搶過去揹著；我跟著他到屋裏，坐在炕上和他談話。

我說：「誰叫你給父親母親叩頭的？是不是你父母親歡喜你叩頭？」鄭德說：「不是！我認為這是做兒子應該做的，我最歡喜這樣做！」我說：「你五歲那時候，什麼事情還不懂，誰教你給父母親叩頭的？」他說：「有個雙城縣的親戚對我講，雙城縣有十四位孝子，都是給父母親叩頭盡孝的。我覺得自己無法報父母的恩，我就效法他們，給父母叩幾個頭；令老人家不生氣，歡歡喜喜的。」「我也是沒有人教，從十二歲就給我父母叩頭，但是你從五歲就能這麼做，你好過我了！你真是個最好的好孩子！」鄭德聽我這樣說，也很高興。

我問他的父母：「你們過去做過什麼善事，得如此孝順的兒子？」他父親說：「我們老夫婦沒什麼道德，大概我祖先、我父親有道德，所以得到這樣一個好孫子！」他沒有自滿地說：「我是做得不錯，所以生了這麼個好孩子來孝順我！」由這一點，證明他父親是個很明理的人。

（三）嚴師指點修行路

談了一個多鐘頭，我從炕上要下地，準備要走了。鄭德趕快下地，把我的鞋拿著；我以為他拿鞋給我穿鞋，誰知他拿起鞋就跑了，把鞋放到另外一個房裏。鄭德回來對我講：「師父，我今天頭一次見到你，一定留你在我們家裏吃個飯。我也不做什麼好的東西，只有簡單的家常菜！」他這樣一講，我也很歡喜；頭一次到他家，就留師父吃飯，對師父也很孝順。我點一點頭，默然允許了，他就去做飯。

吃完了飯，我問鄭德：「你現在拜我做師父，是應該師父聽徒弟的話呀？還是徒弟要聽師父的話？」他說：「當然是徒弟聽師父的教訓，怎麼可以師父聽徒弟的話呢？」我說：「為什麼你不得到我的同意，把我的鞋拿走，然後叫我在你這兒吃飯？你應該先對我講，不應該用強制的手段，要我在你這兒吃飯。你這豈不是叫師父聽徒弟的話嗎？」

我說完了這話，鄭德即刻跪到我面前，說：「師父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我以為這樣子，師父絕對不會走的！」我說：「你這豈不是用勉強的手段嗎？」他說：「我現在明白了，我以後不這麼樣做了！請師父原諒我！」鄭德慚愧得快要哭起來。因為在東北雪很多，他把我的鞋拿走了，我沒有鞋是不能走路的；雖然我可以不穿鞋在雪上走，總是很難受的！

我後來就教他專修淨土法門，一心念佛念法念僧。他除讀書做課外，有空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萬德洪名。我還對他說了一首偈頌：

念佛能念無間斷，口念彌陀打成片；
雜念不起得三昧，往生淨土定有盼。
終日厭煩娑婆苦，纔將紅塵心念淡；
求生極樂意念重，放下染念歸淨念。

---

62. 求子滿願

雙城縣的潘濟時是當地巨富，夫婦年過四十，以膝下無子引為憾事。他們一向仰慕上人的德行，皈依上人之後，勤學佛法。夫婦經常在觀世音菩薩前，祈求菩薩加被，讓他們有後代傳遞香火。潘濟時求子心切，又請上人指點，上人告訴他：「你應該多做善事！你何不將財產的半數布施給一切眾生？積功累德，相信一定可以滿你願的。」潘濟時聽從上人的教誨，舉凡修廟造像、供養三寶、支持慈善團體等善事，他發心布施不遺餘力。一年後，潘氏夫婦果真獲得一男，取名施德，這孩子天資聰慧靈敏。潘濟時有了兒子，更加篤信佛法，終日誦經念佛，勤修善法。

---

63. 預言成真

上人救人的事傳揚開來，上人成為鄉里的「緊急救護站」。楊家店村的李清山，為了弟弟的病，也跑來找上人救治。上人到他家，一進門就感覺有異樣，上人告訴李清山：「這個屋子陰氣太盛，我沒法解救。在幾天之內，恐怕會有不幸的事發生！」過了七天，李清山與他的弟弟嘔氣，一時想不開自殺。不久，李清山的弟弟和女兒也因病去世。

---

64. 力降馬猴精

上人不忍見人受苦，所以治好無數人的疑難怪病、致命絕症。上人說：「不是我有什麼能力，或者神通妙用，這都是佛菩薩的加被。人有誠心，佛菩薩就有感應。」

上人自述：

人有很多病，多數是業障來討債，也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邪病，邪病也就是著魔了。我在東北，曾遇到一隻有邪病的貓；牠得了魔障病，一天到晚不停地跳上跳下，總是發神經。這種貓要是死了，會變成貓鬼來捉弄人，令人精神不清楚，糊里糊塗的。像這種事情，我經過很多很多。

我記得東北道德會，有個講習班主任叫徐某某。有個學生著魔，有邪魔來附體。徐以為自己是講習班的主任，有地位、有權力，親自為這女孩子治病；她先喝一口水，對著女孩子的臉噴口水。這個魔不怕涼水噴，不但沒走，還說：「妳想來治我？我現在就附在妳身上，看妳怎麼樣？」這個女孩子的病就好了，而徐就中魔、中邪了。徐從此就發魔氣，在道德會不能住了，就

回家去。她在家裏，這個魔天天都來擾亂她，攪得她家裏不平安。這個魔是個什麼魔呢？是個很大的馬猴精。馬猴精一來，就附到她身上折磨她；說牠怎麼樣愛她，把徐迷得和牠發生性行為。她七孔流血，馬猴精把徐的精氣都給吸去了，吸得就要死了。

道德會聽說三緣寺方丈和尚是有名的「王孝子」，應該可以降魔，就派人去請方丈和尚；但是方丈和尚有什麼事情都叫我去，他本人不處理，這次方丈又叫我去。他們事先對馬猴精說，他們已經請誰來了；馬猴精說：「請他是白費功夫，沒有用的！你們就是把濟公請來，我也不怕！」好像牠什麼也不怕。等我到了，這馬猴精真的來了，就開始鬥法，鬥鬥鬥！鬥了兩天，才把牠降伏住，徐某某因此逃過一劫。

---

65. 命債可畏

殺生的業報，令眾生殺殺不已，互相報復，互造殺業；這種惡性循環，令人毛骨悚然！你若懂得這個戒殺的道理，就會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上人曾說：「在這個世界上，不明白佛法的人最苦，明白佛法的人最樂。」這真是一點都不錯！

上人自述：

凡是人有病，都有冤鬼來討命，或者來討債的，或者是來報仇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我遇到一個有瘋癲的病人，向前走三步，向後退兩步，頭總是望著天，就像喝醉酒似的。她常說這兩句話：「三光普照透三才，無有冤孽我不來。」說日、月、星三光普照透天、地、人，如果他沒有冤孽債的話，我（冤孽）不會來叫他有這種病。

我遇到一個人，我始終也治不好這個人的病。這個病怎麼樣呢？她常常到別人家裏去，不是說她是這家的灶君，就是這家的祖先，再不就是這家的父母。這是一種瘋癲病，我想治好她的病。

正在治的時候，在她腦門子上就生出一個犄角來，長得有兩寸長，在場的人都看著這個犄角長出來。我看這麼奇怪，就仔細研究，原來在二十多年以前，她和父親合作把她一個姊姊給活埋了。當時離現在有七十多年了（上人開示於1990年），人都非常古板；她這個姊姊沒有結婚，就有了身孕。她父親不能容忍這個事，就挖了一個坑，和小女兒把大女兒活埋到坑裏去。

現在她姊姊的靈魂和胎兒的靈魂來向她索命，讓她顛顛倒倒，發神經。等我去給她治病時，她姊姊就用法術令她生出一個犄角來，告訴我這是一屍兩命的因果命債，不能以佛法來救她。我由此知道，一切的冤孽病，都有前因後果；所有的病人，都有冤孽來討債。好像現在這麼多人生癌病，就是因為殺生殺得太多，吃肉吃得太多，中毒中得太深，所以就生癌病，這都是有冤孽在那兒討債。

---

66. 菩薩的教化

大願地藏王菩薩與娑婆眾生有緣，有人常常在夢中，得到地藏王菩薩的教化，指示迷途。上人的經歷裏，馬喜五（音）就是其中一人。

上人自述：

在周家棧有個警官馬喜五，他皈依我廟上方丈和尚，他常常看見地藏菩薩；地藏菩薩還親口傳給他一個咒，但是不准他告訴任何人。這是密宗秘密法，不准對任何人講的，甚至他太太、他的師父，都不可以講。有一次他到廟上，很高興對方丈和尚說：「師父，我常常夢見地藏菩薩，他教我念一個咒！這個咒很靈感，但是他不准我說出口。」方丈和尚說：「那你可以念給我聽一聽！」他說：「這不行！這個對誰都不可以念，不可以念出口的；地藏菩薩說只可以我自己知道，不可以叫人知道。」

我說：「我不相信，就你一個人知道？我也知道！你有什麼了不起？」「喔！你知道？那你說一說！」我說：「我也不要在這兒說，等一等你到我房裏，我再告訴你！」他就趕忙給方丈和尚叩了三個頭，退了出來；跟我到我房裏，我說：「地藏菩薩教你是什麼什麼咒，是不是？」「喔！你怎麼知道？」我說：「地藏菩薩告訴我的！他告訴你的時候，我聽見了嘛！」這個事情很巧妙的，就這樣子他很相信我。

以後他對我恭敬供養，叫他太太、小孩子都來皈依我，常常請我到他家裏去供養。一見到任何人，就跟人說：「我師兄什麼都知道！」他稱我是師兄的，因為他皈依方丈和尚；他不懂佛法，不曉得在家人不可以叫出家人師兄的。我說：「你不要亂講我什麼都知道！我吃幾粒米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怎麼會什麼都知道？」

---

67. 裁縫出家

上人的第一位出家徒弟果能，俗家姓鹿。他原是個很窮的裁縫師，賺的錢都被女友拿去吸鴉片了。他心灰意冷，決心出家修道。

上人自述：

有一年的冬天，我到哈爾濱南邊去辦事，經過某旅店，該店老闆是我的皈依弟子，所以進去看他。他對我說：「我的店中住了一個吃齋的人，他想出家修行，可是找不到廟。師父，你能不能收他？」我說：「他為什麼想出家？」老闆說：「他是山東人，以裁縫為業，和一個抽大煙（鴉片煙）的女人同居。他們在一起幾年，手裏也沒有什麼錢，他賺多少錢也不夠這個女人用。有一天他回家，這個女人拿走他全部的錢跑了，錢也沒有了；他覺得很灰心，想到哈爾濱南崗的極樂寺出家，如光法師不收他。看他那個樣子很窮的。他沒辦法只好先在我店裏住下。我看他天天悶悶不樂，不和任何人說話，實在很可憐！」我說：「把他叫來！」老闆去叫他，但他不來，大概看我穿破袍，不像個有廟的和尚。

第二次叫他來，他勉強來了，山東人心直口快，開口便說：「你叫我來做什麼？」我對他說：「我這一次來，就是來找你的！」他很驚奇地問：「你認識我嗎？」我說：「你不要管我認不認識你，你願意出家嗎？我的廟上缺個作飯的人，有飯給你吃，有屋給你住，可是沒有錢給你花。你願意去嗎？」他聽我說要收他出家，很高興地說：「我願意去！」當時我衲袍裏面穿了一件長衫，我把身上的長衫給他。我說：「你穿上跟著我出家，走！」他沒說什麼，就跟著我到三緣寺。我們廟上原本就是缺一個煮飯的，我說：「我找一個煮飯的，他要跟著我出家。」他隨即就在廟上待下來，擔當作飯的工作，他煮飯煮得不錯。後來受沙彌戒，法名叫果能。我這個大徒弟，他揹著個草帽，咧著個嘴，嘻嘻哈哈的樣子，就像〈大悲咒〉的旃陀羅菩薩那個樣子。

有一天，他突然一時興起，沒有經過廟上的人同意，自作主張，在小屋裏用磚頭砌了一個炕。我事先不知道，可是有人就在我面前說風涼話：「自己管不了徒弟，還收徒弟，真丟人！徒弟沒有做完，就當起祖師來！」我覺得奇怪，就去看看他發生什麼事情。路上遇見一位師兄弟，他對我說：「你的徒弟造反，不守道場的規矩，未經同意，私造火炕。」等我進他房間一看，他正坐在炕上打坐；他見我進來，下炕頂禮。我問他：「這個炕是誰教你造的？」他說：「沒有人。」我說：「既然沒有人教你造，怎可以自己隨隨便便造炕？這是犯規矩的！」他無話可說，跪在地上。我說：「你到佛前懺悔，跪一炷香！」

半小時之後，我到佛堂，不見他在跪香；我又到他房間去，他在炕上補衣服。我問他：「果能，你為什麼不跪香？」他說：「等一會兒！」我說：「你不願意跪香，我替你跪！」於是我到佛前上香，跪在磚地上。他看我跪著，無可奈何在我的後邊哀求地說：「師父，我知道錯了，請你原諒！師父請起來，我現在跪著呢！」我說：「我管不了徒弟，可是我能管得了自己！」經過這次的教訓，他有知過必改的勇氣，以後處處守規矩，時時用功修行。

有一次，我派他到鄉下去做一點事，我說：「我這個拂塵現在交給你！有什麼急難，你可以用一用；沒有大的困難就不要用。」他到鄉下，遇著很多人來找他，叫他治病。他拿著我這個拂塵，給這個掃一掃，給那個撣一撣，有病的人都好了。以後那兒的人都瘋狂地來找他，他一天到晚也沒有時間休息，就這麼給人家掃病。他回來對我說：「師父，你這個拂塵真靈！人有什麼病，我給他撣一撣，他就好了。」我說：「恐怕他們的病將來都會跑到你身上了，我看你怎麼辦？」我這麼說他，他也不注意。幾年後，他跟我去南華寺，果然發生魔障。

---

68. 苦通神通

上人曾說：「男孩在十六歲以前，女孩在十四歲以前，如果有人栽培，很容易得到五眼六通的。」上人在東北時，曾教導六個少年弟子，都得到五通，隨上人在東北度人。

上人自述：

有一個十四歲男孩子，他很相信我，想要學神通，就當我的侍者，跟著我有一百多天。我說：「你要學神通，先要受苦通；把這個苦受了，才能得到通。你不能受苦，就不能得到通！」我讓他受了種種的苦；不能忍的要忍，不能讓的要讓，不能吃的要吃，不能受的要受，天天給他苦頭吃。

有一次，我們住在一個居士家裏。無論到哪裏住，我們每天睡覺時，先要打坐兩個鐘頭。這一天大概太辛苦，他坐一個鐘頭就躺下去了，我過去把他的枕頭拿起來摔到地下。他知道我不許可他躺著，起來又打坐；我休息的時候他才休息，這是一次。

還有一次下雨，我們在路上走著，看見有一個餅在地上，有麵包這麼厚，被雨水泡溼透了。他對我說：「師父，路上有個餅。」我說：「你去拿起來，吃了它！」他對我笑一笑，不撿起來吃。等又走了一里路，我對他說：「你天天想要求神通，今天你若吃了那個餅，就得神通了。可惜你當時沒有吃！」他說：「那我再回去吃。」我說：「說破了，已經不靈了。你現在吃，也沒有用了！」他一聽就哭了起來，我說：「慢慢來，將來還是有機會的！」

以後經過五個月的時間，他忽然明白，什麼都知道了；他得到天眼通、宿命通、天耳通，這五神通他都得了，只沒有得漏盡通。誰心裏想什麼，他都知道的，很厲害的！為什麼他那麼快有神通呢？就因為他是童子，所以修行是很快的；不過，這也是不容易的。我在東北栽培出來這樣的人有六個，我現在到這兒，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？當時他們和我到處去度人，幫助我很多。我現在在這個地方，如果再有這麼六個人來幫著我，不需要人相信，人自然就會相信了。

我在東北，還有個小徒弟，大約十四歲。雖然是個小徒弟，他的神通可不小，他可以上天入地。他得到五眼，但是沒有得漏盡通；要得漏盡通，那就證阿羅漢果了。他有一天跑到天上去玩，天魔很歡喜他，就把他關到魔王的宮殿裏；那個宮殿玲瓏剔透，像琉璃造的，非常地美麗。

因為他有五眼，看自己的法身到那個地方出不來，就告訴我：「師父，我到天上去，現在回不來了！」我說：「誰叫你去的？」他說：「我以為那個地方好好玩，我到那個地方去看看。沒想到天上那個人，不讓我回來。」「你想玩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到那個地方去玩！那個六欲天的天魔，專門破壞修行人的定力。」這個時候他很恐懼，他說：「魔王把我關起來，不讓我回來，那怎麼辦呢？」我說：「你不要怕！我現在叫你回來。」我就用〈楞嚴咒〉五大心咒，魔王宮殿即刻粉碎，他才得脫身回來，這是真實的事情！

我天天帶著二十幾個皈依弟子，念〈大悲咒〉，每一次跪著念兩個鐘頭。屋裏原本也沒有花，大約誦〈大悲咒〉兩百多遍後，屋子裏都香起來；這一股香氣是人間沒有的，從來沒有聞過這種香氣。我有個徒弟一邊念〈大悲咒〉，一邊用鼻子聞香，越香越聞：「啊！真──香──！啊！真香！」我說：「你幹什麼呢？」「太香了」！我說：「你好好念〈大悲咒〉，不要跟著香塵跑。」

他們以後都得到一些感應，智慧開朗，心量也擴大了，明瞭一切的法。以後，我想帶著這班年輕人出來，可惜他們都不能離開家裏。後來他們都失去智慧和一切的妙用，現在和普通人一樣。

---

69. 常仁大師

常仁大師是吉林省雙城縣正黃旗四屯人，生於清朝末年；未曾讀書，而稟性純樸，得天獨厚。十八歲時，受楊一廬墓守孝影響，自訂每日給父母叩頭的規矩。十年後，父母在十八日內相繼病故，王孝子即結廬守孝；守孝期間，他不語，僅食生米麵（即生米粉）。三年將滿，本擬潛往千廣二山修聖行，後經貴人指點：「你誠心守墓，孝感動天，德化群倫。緣在雙城，非在千廣山也。」

廬墓六年，禪定三昧成就卓著，不可思議境界現前。神通妙用，潛移默化，度人無量。守孝期滿日，周圍四十八村父老兄弟聯合舉行盛大慶祝儀典，並宣誓結盟擁護三寶，啟建三緣寺，永作道場。

常仁大師於民國28年（西元1939年）接北京上房山清池老和尚法，回寺舉行陞座大典。3月17日，師之誕辰，有數千里之外居士親來道賀，甚多達官貴人等約五千餘眾，日本軍區司令官亦來參禮叩拜。平房乃軍事祕密禁區，不准通行，是日亦開放任人往來，真乃盛極一時之創舉，咸嘆為稀有。上人躬逢其盛，即以偈賀之曰：「舜其大孝感動天，象為之耕鳥耘田。吾師今日更至孝，天人同慶佛開顏。」

慶祝陞座後，決議興建叢林，增加僧舍，留單接眾，成立十方常住，然需款頗鉅。當時有某富商欲獨力包修，而常仁大師婉卻之。大師說：「十方道場應由十方檀越布施種福，所以我的意願要次第行乞化緣，集腋成裘，群策群力，眾志成城，而為萬姓植德本。」於是邀上人沿門募化，不越貧而從富，不越賤而從貴，大慈平等，廣度群機。

日本無條件投降後，中國的厄運尚未結束，東北復被俄人侵佔，搶掠燒殺，攔路打劫，無惡不作。上人看時局動盪不安，提議停工，以待機緣。大師不以為然，仍披精進鎧，作眾生良福田；三緣寺建造畢，1946年雲遊四方（上人時年二十九，啟程到內地參方），圓寂於北京拈花寺，世壽七十有二，戒臘二十二。

上人贊曰（1985年11月22日）：

得天獨厚，返璞歸真。
一字不識，萬法自臻；
至德至孝，能義能仁。

譬如眾星，皆拱北辰。

或說偈曰：

沉默寡言語話遲，躬行實踐不失時；
懇切至誠歡菽水，篤敬純孝娛親師。
廬墓六年修梵行，流芳千古覓音知；
聞風而化德業重，信者聞法念在茲。

---

70. 修廟募緣

上人為幫助三緣寺修廟，隨方丈和尚到各處奔波借車，找人搬運建材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那時候還是沙彌，為幫著方丈和尚修廟，和方丈和尚到外邊化緣。他雖然沒有止語，但是他不怎樣會講話，講話也講得很慢。你和他講一個鐘頭的話，只答覆你一句，他是一個不願意講話的人。到什麼地方，不知道他是真有定力，還是假有定力，總是在那兒閉目，一副老僧入定的樣子；他既然入定，我也只好出定了。所以到處化緣，都是我講話。我講的話不是很多，我也不太會講話。

我化緣，我說什麼呢？我告訴你們，每到一個家庭，我的開場白是這樣，我說：「我們今天到你們這兒來了，你們知道我們幹什麼來的嗎？」有人就問：「幹什麼來了？」我說：「這位老和尚就是大家久仰的王孝子，現在作我們廟上的方丈和尚。我們今天到你家裏來，你們應該生歡喜心。為什麼要生歡喜心呢？我們來給你們送德行來了，送德行到你們家裏來，給你們有種福德的機會；怕你們沒有時間到廟上拿德行，現在送到你家裏來。你願意接受就接受，不接受也不勉強。我們三緣寺現在修廟，你們有錢出一點錢，沒有錢就出一點力。」

這麼一講，這些人聽說是王孝子來了，這個也過來叩頭，那個也過來頂禮。本來他們也不懂得叩頭，但是方丈和尚的德行是很大，名譽也很大，感動了大家，爭先恐後發心，把最捨不得的東西都布施出來了。這個說：「我攢了十幾年的錢，現在我都拿出來作布施。」那個說：「我那兒有首飾、金鐲子，我也捐給你們。」所以我們化了很多錢來修廟，但是還是不夠用。

中國人一向喜歡聽吉祥話，有幼兒的婦女看見我們登門化緣，常常會抱著孩子，來問方丈和尚：「小孩子好不好養？」方丈和尚都以好養回答。我私下問方丈和尚：「方丈和尚怎麼知道她的孩子好養？為什麼你都以好養回答那些婦人？」方丈和尚說：「她們女人家都喜歡聽好話，所以我就講些她們喜歡聽的話。」我說：「上一回，有個婦人問她的孩子好不好養，你也回答好養；誰知道沒過三天，那個小孩子卻死了。」方丈和尚問我：「那該如何答覆才圓滿呢？」我說：「再有人問好不好養，你讓她們來問我好了。」

過了一日，又有人抱著小孩子來問這個問題，我說：「妳的小孩子容不容易養？這就要問妳自己。為什麼？譬如妳的小孩子本來長命，我也說孩子容易養大成材；假使妳肆無忌憚的造業，孩子會因妳而夭折，那時會說我這出家人講話不靈驗。反過來說，妳的小孩子本來是短命，我也說孩子不容易養大成材，而妳時刻改惡自省，默默行善做德；冥冥之中，已經為小孩添增了福壽，孩子養大成材不辛苦，妳那時候也會說我這個出家人講話不靈驗。所以妳不要問旁人如何，一切要返求諸己。」

有一次，我們在哈爾濱遇到一個外國神父，神父對我們說：「佛教要人拜個木雕佛像，這實在是迷信，對人沒有益處！」我回答他：「你不拜偶像，又有什麼益處呢？」神父說：「就不會迷信了。」我說：「拜佛是減輕人自大驕傲的習氣，也是最佳的運動；增強身體，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？至於你所謂的『迷信』，這原本就是個極平常的名詞。所謂『迷信』，是指迷惑的凡夫；他若能生起求信正法的心，將來決定成佛，毫無疑問。另外一種是『信迷』，那就是一般的外道；外道雖然有信仰，但是盲目相從，入邪途而不自覺，將來造業受報，苦不可言。還有一種是『迷不信』，就是指天魔；天魔迷人墮落，成為他的眷屬，排斥正法，將來苦惱無邊是必然。最後是『信不迷』，這是聖賢；聖賢因信正法而得覺悟，而能時時般若常明，照破一切的迷闇。由此觀之，信佛拜佛是最殊勝方便法門。」

回憶當時，東井子村有戶人家，所豢養的狼狗非常兇惡，村人畏之如虎，沒人敢去他家。我們登門募緣，他家的狼狗不但不狂吠，還搖尾歡迎，馴如綿羊，令在場的人都難以置信。還有個張木匠，我對他說：「三緣寺現在修廟，你去作十天的木工如何？」他說：「可以。」我問他：「工價多少？」「一人十二元。」「你贊助四個人的工資，可以嗎？」張木匠說：「我沒那麼多錢。」我說：「你現在口袋裏就有，怎麼說沒有呢？」張木匠不信我說的話，當場一翻自己口袋，果然不多不少，正是四十八元。他不禁嘖嘖稱奇，當場歡喜捐獻。

---

71. 巧度惡媳

有一次去西大壩，到劉忠勤區長家借車，因為時值農忙被拒；後來上人救了一個垂死的小孩，又令一個不孝不悌的女人改過自新，感動了劉區長……

上人自述：

修廟需要到各處請車（借車），搬運材料。其他和尚幫著去借車，到什麼地方都碰壁，說：「我們離廟上這麼遠，我們沒有時間，你到離廟上近的地方去找啦！」以後方丈和尚就叫我出去請車。廟上前前後後用了八百三十幾輛車，和我叩頭的數目差不多，經我手的就有七百多輛。請車很辛苦，因為要走很遠的路，清早三點鐘出門，白天又要跟著車去搬運材料，到晚間十點多才休息。那時候我二十多歲，我穿得很破，冬天夏天都穿三層布，在雪地裏也不穿鞋，也不穿襪子；人一看這個古怪樣子，心想這個大約不是個「人」，見著我就叩頭，也答應借車給我。

我記得曾經到一個鄉村叫大壩，一個姓劉的在這個鄉村裏當區長。我就對劉區長說：「廟上很久沒有修工了，現在開始修工。請你們各鄉村幫助做點工，來造廟！」區長說：「現在正在種地的時候，每一家都非常忙，我們不會有時間來幫廟上做工。」

正在這時，有一個女人，隔著玻璃往裏望，然後進來，一副要哭的樣子，她說：「我的小孩就要死了！法師，你有沒有辦法叫我這小孩子好呢？如果小孩子好了，就是怎麼樣忙，大家都會來幫助出車搬運材料！」我對她說：「妳的小孩子為什麼要死？」她說：「我不知道！」

我說：「就因為妳不孝順公婆，對妯娌也不和氣，所以妳這小孩子才要死；如果妳要他好的話，一定要懺悔！妳先在家裏佛前上香，祖先牌位前也要上香，懺悔說：『自今以後，孝順公婆，和睦妯娌。』然後給公婆叩頭認錯，對他們說以後妳要孝順公婆，不會再忤逆了。如果真心去做，妳的小孩一定會好！」

她因為愛子心切，就照我說的去做；可是小孩子還是奄奄一息，沒有好轉。她又急得跑來見我，我說：「妳把小孩子抱來給我看看！」那是一個年約三、四歲的小男孩，眼睛閉著，嘴巴張著。我在小孩的頭頂拍三下，說：「好了！」這小孩子即刻就沒病了，睜開眼睛，東看西望，沒幾分鐘，自己就能跑了。這樣一來，這劉區長全家都皈依，都發心出車搬運材料。本來那個小村莊只有十三部車，第二天早晨就來了十二部。

等他們晚上回去的時候，有輛車的騾子意外傷了腿。車主感覺奇怪，心想：「我們給廟上運材料有功德，為什麼還把我這個騾子的腿碰傷了？」他百思不解，跑來問我：「老修行！這是什麼緣故？」我對他說：「你不要著急！你只知道騾子腿給碰傷了，你怎麼知道這騾子腿如果不碰傷，你家裏有人或者就應該死了，那你又怎麼說？你的騾子的腿雖然傷了，不久就會好的，但是卻救了你家人的性命！」他聽了我這樣說，很受感動，決定第二天再來運材料。這件事情發生之後，無論到哪個村莊借車運材料，他們都樂意，甚至爭先恐後來幫忙，知道給廟上做工有無量的功德。

【後記】白玉堂（上人的三哥）口述：
師父上人在哈爾濱出家的時候，我去過三緣寺兩次。第一次去了二十多天，第二次在三緣寺住了三個多月。第二次去正趕上三緣寺備料，準備修二層大殿和東廂房。十幾天以後，安慈法師外出辦事回來了，二十幾輛大車運來了木材和其他建築材料，都是居士發心供養的。運來的圓木，都要用大鋸鋸成方材和板材。我看到了幹活缺人手，所以我每天和大鋸匠一起拉大鋸。除了拉大鋸規楞（同樣大小木材歸類放好）之外，有時還幫忙齋堂做飯、包餃子。以後我再也沒機會去了。

---

72. 病童王紳

楊家店村有個小孩叫王紳，患病嚴重，他的父母求請上人治病。上人觀察王紳的因緣……

上人自述：

我和我們廟上方丈和尚到外邊去化緣，挨家挨戶，到每個家庭化緣。有一個人就跪到門口，堵著門不讓我們進他家；有人以為他不想布施，叫我們走。我們問他：
「為什麼跪著？」他說因為他的兒子現在病重，求方丈和尚幫助把他兒子的病治好。這時候方丈和尚就回頭找我，叫我給想辦法。我說：「我有什麼辦法？」他說：「大壩那個小孩就要死了，你叫他活，他就活了；這個小孩子，你看看囉！」我說：「為什麼你自己不幫他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沒有這個能力！」我就問這個人：「為什麼跪在門口，不讓我們進你的屋裏？」他說：「我聽說大壩有個小孩子，病得要死，是你們幫助他病好。我相信你們一定有辦法！」我說：「那你把你的小孩子帶來給我看看吧！」

那個小孩子姓王，小名叫紳。他那時候十一歲，有肚痛、頭痛的病，病了很久也治不好。他來見我，我對他說：「你趕快出家做和尚，你就沒病了！」因為他的樣子，就是個和尚的樣子。我問他的父母：「如果捨得他出家做和尚，我可以叫他的病好起來；你若不捨得，我是沒辦法的！」他的父親母親說：「捨得，捨得！他的病好了，我們就叫他去三緣寺出家！」我說：「那好！從今天開始，他的病就好了，沒病了！」說完之後，王紳的病果然就好了。

一個月之後，我到他家去，我說：「你要去出家了！」他的父母說：「等一等，等兩個月之後，他的病都好了再出家！」兩個月後，我又去叫他出家，他的父母說還要等一等，我說：「將來他的病若再發作，就沒法子醫了！」他父親以為這是恐嚇他，也不理會我的話。等到三個月的時候，我又從那條村過，但是我沒再到這戶人家。為什麼沒去呢？因為我去過兩次，他們都說要等一等，現在我只是從那條村走過。
王紳在我沒有去前十幾天，病就發作了。這一次，我沒有到他家裏。他在家裏，竟然會知道我經過那條村，他對他的爸爸媽媽說：「不行了！我師父今天從這條村經過，都不來我們家。爸爸，我這回病不會好了。」他爸爸說：「不要緊，等明天我到廟上去找他，把你送出家去。」這一天是 11月 23日。

王紳在
26日真的病重了，他的爸爸不得不到廟上找我，想要送他的兒子出家；但是因為我不在，他只好回家了。很奇怪的，他的父親在前面走，王紳的靈魂就跟著他到廟裏去了；廟上哪個房間是誰住的，方丈和尚在哪裏，他都知道。等他爸爸回家，他對他爸爸講：「我剛才跟著你去廟上了！是怎樣怎樣……。」他爸爸說：「我怎麼沒看到你呢？」他說：「你沒看到我，我可看到你了！我跟在你後邊。」

27日一早，王紳在家裏打起雙盤。那時家裏沒電燈，他對他爸爸講：「爸爸，你點個燈幫我看看，我坐得正不正？」他爸爸點燈一看，他結著雙跏趺坐在那兒已經
死了；他父母怎麼樣哭，他也不會活了。正巧那天我又到他這個村裏，他的父母對著我哭，問我還有沒有法子叫他小孩子活了？我說：「這個法子不是我的，是你自己的；我告訴你，你不用，那我也沒有法子。」他父母說：「早知道這樣子，我們就送他出家了！」

為什麼我叫王紳出家呢？因為他的相貌就是個和尚的樣子，耳朵大大的，鼻子也大大的，相貌很圓滿；而且他的前生就是個和尚，可以說他生生世世發願都要做和尚。我一見到他，就叫他爸爸媽媽送他出家。他爸爸媽媽因為當時他有病，不得不答應；病好了又不捨得，所以他就死了。這個小孩子雖然死了，到現在還常常跟著我；他活著沒有出家，死了還知道修道，將來還是會去做和尚的。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？因為年紀小去修道，最容易成功。這是過去我遇到的情形，因為他父母親不讓他出家，他就死了。

---

73. 信者得救

李勝璽的妻子喝鹵水自殺，她的兒子李英傑飛奔求救；感動上人以〈大悲咒〉救李妻。李家感激對上人救命之恩，敬送匾額「自在如來」，以及一副王鳳儀寫的對聯「慈悲普度，信者得救成正覺；過化存神，禮之獲福悟無生。」幾十年來，皈依弟子的「皈依證」裏，這副對聯印在上人法相左右，揭示上人弘傳正法、護祐眾生的悲願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到東井子要坐車去，我怎麼會常常到東井子呢？是因為有位姓郭的，他有個女孩想要出家修行，可是找不到師父。我就介紹她到道德會去，學習做人的根本道理。因為有緣，有一年秋天我又到東井子，看我那個皈依弟子。李勝璽是東井子的村長，那一天他的太太和他吵架；太太生氣，就喝了一碗鹵水自殺。在北方，豆漿裏用點鹵水，可以做豆腐；人要是吃了這個東西，吃得少沒有問題，吃得多就會毒死。她喝完了，口吐白沫，眼睛也看不見東西，也不能說話了。

她兒子聽說我在東井子，他就去找我。他跪在炕邊地下，要求我救他媽媽。我當時沒有答覆他，也不理他。過了二十分鐘，他還在那兒跪著。本來服這個毒，過了二十分鐘是沒有法子救了，我看這個人很誠心的，我就答應到他家裏去。到那兒，我給她誦持〈大悲咒〉，誦持大約有五分鐘。不省人事的這個人，居然把所喝的鹵水都吐出來了，她也就好了，這是〈大悲咒〉治病的一個證明。因為這樣子，他們鄉村很多人都持誦〈大悲咒〉。

【後記】比丘尼恒品師（俗名郭玉霞）口述：
我家鄰居有個女孩，大概十二歲，病得要死，她父母捨她到廟上出家。我倆很要好，我也想跟她一塊兒去出家，可是家裏不答應，說：「人家那是病得要死了，才送去出家；妳要是病得要死了，就讓妳出家。」那年我十四歲。我老想：「我怎不生病呢？我要是病得要死，那就可以出家了。」到我十六、七歲那年（1942年，上人
25歲），果然病了，發燒到不省人事，眼看著就要死了。家人把我抬到外面倉房，怕死在屋裏不好；我媽每天來看我死沒死，左右鄰居也來看，都問：「死沒死？」「還沒死！」「還沒死啊？真招罪！」沒一個人問：「活沒活呀？」

一天，我一個人在倉房裏躺著，不是作夢，我看見一群和尚；他們披著袈裟走著念經、打木魚、敲引磬，我在後頭跟著。其中有一個和尚回頭指著我說：「妳該好了，妳回去了！」等我媽再來看我時，我說：「我病好了，我要出家！」她也答應了。我媽看我又能說話了，叫人把我抬回屋裏去。等病全好了，我跟我媽提要出家的事，她不吭聲；我再提，她說：「妳那時候有病，說胡話。」她說什麼也不答應。

1944年「偽滿」時期，我住的房牆外有口井，鄉下人吃完晚飯，就聚在井邊聊天！我在房裏常聽見外面人講王孝子和白孝子怎麼怎麼守墳，還有他們要修三緣寺的事。我只能在屋裏頭聽，不能出去，因為我是女孩兒，外頭聊天的都是男人，我出去我媽會罵我的。我常想，我要是能拜他們做師父，那該多好呢！我這麼想了有半年多。

一天中午，我媽跑進房跟我說：「外頭來了兩個和尚，已經進屋來了。」我心想該不會就是白孝子、王孝子吧？我出房一看，一個很年輕，很高很瘦，穿得很破爛，鞋也破爛；另外一個年紀很大，有七、八十來歲，不高，像我的個兒，臉上還有幾點白麻子，穿得很陳舊，不過沒有高個子破爛得那麼厲害。

我家是小富農，我爹不用做工；那天他在外頭閒逛著，我趕忙出去找了他回來。他進門看見兩個和尚，迎上去問：「哪來的？」「四屯。」「貴姓？」「姓王。」「姓白。」我一聽到四屯，就知道一定是從三緣寺來的；再一聽姓，那必定是王孝子、白孝子了。我爹趕忙叩頭頂禮，讓座奉茶，陪著談話，又留用飯，是我媽跟嫂子烙的餅。記得他們那天談的是三緣寺修建的情形，也講了佛法，白孝子講的多，王孝子很少話。回去時，我爹又讓我哥套車（馬車）送他們回去，我家養了兩匹馬。

我成日想見王孝子、白孝子，現在總算見著了！我樂得不知怎好，趕忙跑屋外告訴左鄰右舍，「白孝子、王孝子來了，就在我們家呢！」好多人陸陸續續來，在我們家進進出出的，我高興極了。那次我沒和白孝子、王孝子講上話——不敢講，也沒資格講，因為大人講話，輪不到孩子插嘴。上人以後就常來看我們，有時也住我們家，多半只住一、兩宿；每次來就給人講法、治病，左鄰右舍的人都上我們家來聽法。上人要是隔久了沒來，他們都會上我們家問，「白孝子來沒來？來沒來？」那時候人都管上人叫白孝子，後來皈依了才叫師父。常仁大師以後只來過兩次吧，他很少出門，也不收皈依弟子。李英傑十二、三歲的時候，他媽喝碘水自殺，他上我家來，求上人救他媽。

---

74. 呂記油坊

民國 33年（西元
1944年）的秋天，當時東北地區到處呈現著一片混亂的局勢；鄉下傳染病流行，很多人感染瘟疫，死人無數。上人帶著弟子在鄉村的四周，虔誠誦持〈大悲咒〉，默默地化解當地的瘟疫劫。

上人自述：

民國 33年（西元
1944年）秋天，東北呂記油坊鬧傳染病。這種傳染病叫瘟疫，人得了瘟疫，或者一個鐘頭、或者一天，最多不超過三天就會死的。呂記油坊有十一個人，三天之中就死了十三個人。十一個怎麼死出來十三個呢？他家裏有個工人也跟著他們一起死了；有一個親戚來他家，到這兒也得了瘟疫死了。其他姓張、王、李、趙這些家庭，那死的更不知多少。因為我認識姓呂的這一家，所以我知道他家三天就死了十三個人。

在這時候，有人看見很多鬼；哪一個鄉下有瘟疫病，哪一個鄉下就有鬼！我一看這種情形，不等人來找我，就帶幾個徒弟，在鄉村的四周虔誠誦持〈大悲咒〉。我帶著四個小徒弟，大約都是十三、四歲和十四、五歲的小徒弟。這些小徒弟都非常清淨，心裏沒有妄想，所以他們跟著我做護法，到每個鄉下去攆鬼；那時候不是用旁的，就是用〈大悲咒〉。我們在有瘟疫病的鄉村外邊繞三趟，很奇怪的，這個鄉村就沒有瘟疫病了，病人也不藥而癒，不會死了。當時誰也不知道我們在幹什麼，我們也不講，所以的確是有鬼的。

---

75. 斬手救母

二十多歲的高德福因母病心急，到三緣寺準備砍手求佛垂憐，令他母親的病早日痊癒。因為他的孝心，感動上人親到大南溝屯，為他母親治病……

上人自述：

離我廟上十八里路，在大南溝屯子有個人叫高萬峰，他太太是抽鴉片煙的。她後來有病，躺在床上，病得連鴉片也不能抽，嘴唇都乾得就像火燒過似的，舌頭也黑色了，七、八天沒吃東西。他兒子叫高德福，大約二十來歲，為救母親，暗自發願要到三緣寺，在佛前剁手，想以誠心求佛菩薩保祐他的母親病好。

四月初八浴佛節那天，有很多人來三緣寺拜佛。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，他用報紙包著一把菜刀來到廟上。在佛前上香之後，他跪到佛前，把報紙打開，拿出菜刀想要剁自己的左手。旁邊的人看到，趕忙捉住他的右手，說：「你幹什麼？你幹什麼？」他說他母親有病，怎麼樣也治不好，他想剁手表示誠心，求菩薩讓他母親再活幾年。

一般人都拿我們方丈和尚當活菩薩活佛那麼看，當時有位李景華居士是方丈和尚最忠實的信徒。聽說他這樣情形，李景華就帶他去見老方丈。李景華說：「方丈和尚你慈悲！幫幫他忙！」老方丈和尚說：「幫忙，一定幫忙！你去把安慈找來。」方丈和尚叫李景華來找我，我就去見方丈和尚。

我到方丈寮，向方丈和尚頂禮之後，站在一邊。我說：「方丈和尚，有什麼事情叫我做？」方丈和尚用手指他說：「他很孝順，為救他母親要剁手。」我說：「剁了一隻手？還是兩隻手？」「都沒有剁。」我說：「那怎麼叫剁手呢？根本就沒有剁嘛！」方丈和尚沒什麼辯才，只說：「他們不讓他剁嘛！你可憐可憐他，去救一救他母親！」我說：「人家來找你，不是找我，怎麼要找我幫忙呢？我不管這個閒事！」方丈和尚說：「什麼叫找你找我，你能幫就幫一幫他，他這麼誠心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能老給我找事，給我添麻煩！」方丈和尚說：「你可以嘛！能做得到就幫忙人，結結緣！發發慈悲！」

我當時年紀輕，但是也不願意管閒事，我對高德福說：「我沒有辦法，你回去！」雖然這麼說，他還是跪著。其實他求我，我不去也是一樣；我雖然是不理他，他不知道我已經為他迴向，已經幫他解決他母親的問題，他不知道還在那兒跪著落淚。高德福這種孝心有點是真心，我就說：「可以試一試，我到你家去看看。你先走！」他說：「你知道路？」我說：「不要管我，你自己先走就好了！」

這戶人家離我廟上有十七、八里路遠，他騎腳踏車先走，我走小路。等我到他家的時候，已經傍晚五點多鐘，他還沒有到家。他家裏的人都不認識我，擋著不讓我進屋，說：「我們家裏有病人，沒有錢，你不要到我們這兒來化緣！」出家人到什麼地方，一般人看見都很討厭的，都說：「我們沒有錢，你不要來化緣。」所以我說「餓死也不化緣」就是因為這個，你們難以想像我過去所遭遇的那些情況。我對他們說：「我不化你們的緣！你們家有人到我們廟上要剁手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我是來給他安裝手來的。」他們一聽，才讓我進屋裏。我坐到炕上，也沒有人理我。

大約等了五分鐘，他回來了，很驚奇地說：「你怎麼先到了？你坐什麼車來的？」我說：「我跑路來的！」「你怎麼跑得這麼快？」我說：「你從大路走，我從小路上走，當然比你快了！」他立即叫全家都過來給我叩頭頂禮；那時候，我是不穿鞋，也不穿襪子，他們都覺得我很特別。

我用黃裱紙給閻羅王寫了一張疏文，疏文說：「我是誰，現在我在姓什麼人的家裏，門牌幾號；因為他母親有病，他到廟上要斬手供佛。我現在請閻羅王特別開恩，一定要把這個人放回來；不放回來，我就和你不客氣！」他們全家很誠心地跪著，等我把這張黃裱紙燒了，大家才休息睡覺，這個病人還是人事不省。

第二天清早，這個病了七、八天，不吃東西，不喝水，不說話，也不睜眼睛的人，自己從炕上坐起來，說：「吉子！吉子！」高德福的小名叫吉子，說：「吉子，吉子！你給我拿一點粥來，我要喝粥，口渴得不得了！」高德福一聽母親會說話，歡喜得不得了，趕快跑到他母親的面前，說：「媽媽，你好啦？」他媽媽說：「這麼多天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；沒有太陽，也沒有月亮，也沒有燈光，到處都是黑咚咚地，什麼都看不見；想回家，也不知道家在什麼地方，眼前就這麼恍恍惚惚地發黃。」

高德福問：「那你怎麼好的？」她說：「昨天晚間，我遇到一個出家人，他穿著很破的衣服，他把我送回來的！你以後要見著窮和尚，無論如何要給他一點錢，結結緣。」她兒子聽她這樣講，說：「這個和尚長什麼樣子？」她說：「這個出家人很高的！我若看見，我會認得。」她兒子就往我那兒一指——我那時還在炕上躺著呢！說：「你看看，在炕上躺著那個和尚是不是？」他媽媽一看，說：「是他，我就是他把我送回來的。」就這麼樣子，全家人都跑過來跪著叩頭，都要皈依我；他們也沒去打聽這個師父是好師父、是壞師父，有沒有道德，全家都皈依了。我心想：「這回我要是向你們化緣，一定可以修個廟，但是我不化這個緣！你們昨天不讓我進門口，我不會和你們化緣的！」我就是這種性格。

我用過「寶印手」兩次，在東北高家用過一次，在香港也用過一次；在東北是不得已，不能不做！我用過「寶印手」之後，她病好了，但麻煩也就來了。這個說他有病，那個說他也有病，病人就多了。我說：「你們這些有病的人都欠打了！」我拿著一個拂塵，給每個病人打三拂塵；然後我問這些人：「你還有沒有病？」「不痛了，好了！」我說：「你們都是欠打的，讓我打一打就沒有病了！」他媽媽由此病好了，又多活了二十年。我在1987年，曾叫高德福、高德祥、高家新、高德祥的太太，他們一家五、六個人，到萬佛城這兒來看看。

【後記】1987年，萬佛城舉辦了首度的水陸空超薦大法會，從中國應邀前來的法師及隨行人員，總計有一百多位。上人特地請洛杉磯一位男居士來萬佛城，負責在小廚房為他們準備三餐。

當時上人也邀請東北的一些還健在的同鄉信徒來萬佛城，其中包括了上人的三哥、三嫂，在道德會講道的門翼屏（又名門一平）居士，以及高德福一家。高德福年紀大了，加上旅途勞累，一到萬佛城就病倒在床上，而且病情嚴重。

那天，上人忽然叫這位男居士：「你趕快去廚房看看！」「師父，做飯還早著呢！廚房有什麼好看的？什麼好吃的都沒有，沒人會去那兒的。」上人說：「少囉嗦！你去還是不去？」「去！去！去！」男居士一到小廚房，就遇到高德福的兒子來討粥。因為萬佛城的法師日中一食，那時候大廚房的鍋都還是冷的呢！高德福的兒子不知如何是好，急得一直叫「師父、師父」；看到小廚房有人，就趕快過來要粥。

男居士說：「不行！這個廚房煮的東西是給大陸的法師吃的。」高德福的兒子說：「我父親病得很重，我想給他一碗熱粥喝！」他一聽是給病人的，說：「這可以！」一邊手腳俐落地開始煮粥，一邊和對方閒聊。他聽說他們是師父的同鄉，他就比個斬手的手勢，問：「你們那兒是不是有個要斬手救母的孝子？」「那就是我父親！」高德福的兒子靦腆地說。不久，上人開著他那輛由高爾夫球車改裝的小車子，也來到小廚房。男居士趕快報告：「師父，你以前那個要斬手的同鄉病得快要死了！」上人馬上叫這位男居士引路，到高德福住的宿舍去。

上人看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高德福，拉起他一隻手說：「我叫你來萬佛城，不是叫你死在萬佛城的。我不准你生病！」說完，又輕拍了他幾下才走。隔天，男居士遇到高德福的兒子來要粥；知道高德福已經好很多了，他忍不住感嘆：「我要是能學到這句『我不准你生病！』就好了！」

---

76. 果舜行者

有謂：「大惡者，回頭大善；大善者若墮落，大惡一般。」老姚就是先壞後學好的例子；他原先吃喝嫖賭無所不為，歷經種種磨難，終於覺醒世事無常，改惡向善後，一心出家求道，了脫生死。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浪子回頭磨難多

果舜長得像阿難那個樣子，阿難給佛當侍者，多聞第一；我這個第二個出家徒弟，雖然沒有讀多少書，但是也很聰明。他俗家姓姚，一般人叫他老姚；家住在哈爾濱南二十里大南溝屯，以農為業。他在未皈依三寶之前，是一個遊手好閒的浪子；吸鴉片打嗎啡，吃喝嫖賭無所不為，是個最壞的人。

當時日本統治東北，利用清朝廢帝宣統，成立滿洲國，作為日本的傀儡。日本為了防止蘇聯的侵略，在邊界黑河一帶建築國防工程，到處抓勞工去服役。有一天，他被日本兵抓到，送到黑河勞工營。白天做牛馬的工作，夜間蓋草包睡覺；那裏的生活等於人間地獄一樣，苦不堪言。當時營房的四周用強力的電網圍著，想逃者不是被守兵槍擊而死，就是被狼犬咬死；縱使僥倖逃過，也逃不出電網。任何眾生撞上電網，即刻都被電死。

雖然有電網的威脅，老姚總想找機會逃走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作了一個夢。一個有長白鬍子的老頭，在夢中告訴他：「你先忍耐一點！時間還沒有到！等時間到了，我告訴你，再跑也不晚。」果舜相信老人的話，就耐心等待時機。

過了半個多月，這個白鬍子老頭真的又給他託夢，說：「今天可以跑了！外邊有一隻白狗，你跟著牠跑。」他醒來對他的一個同伴說，兩人各自拿兩個麻布袋，跑到電網那個地方，果然有隻白狗在那兒等著。果舜聽從老人的指示，跟著白狗走。

白狗走到電網旁，跳過電網；果舜隨即用麻布袋墊在電網上，手往上一按，也一躍而過；他的同伴用同樣的方法，墊在電網上的麻布袋卻著了火，所以只有他一個人順利逃了出來，白狗也不見了。老姚在山裏頭沒有飯吃，跑了七天七宿，沿路要飯到了哈爾濱。

（二）出家為脫輪迴苦

這番際遇，令他覺得人生很痛苦，莫如出家修道，從此就吃了齋。他起初跟著一個外道修行，在一個坑裏頭住，窮得連飯都沒有得吃。老姚看老道實在也沒有什麼真功夫，就來到三緣寺要求出家。方丈和尚不收他，因為看穿得破破爛爛的，以為他是為生活而出家，而且他這個人也不會講話。

民國
33年（西元1944年）冬天，我到大南溝屯去給高德福的母親治病。我用神咒加持，她不藥而癒；第二天，全屯傳遍高母病癒之奇蹟。老姚聽說此事，就來找我。他初見我的時候，買了很多燈籠果供養我──東北的水果，像個燈籠似的，一粒一粒的，甜甜酸酸的。本來我是面對著他坐，他沒有說要出家以前，我還和他講講話；當他要求出家，跪在我面前，說如果我不收他出家，他就不起來。我聽他這麼一說，就把面朝壁而坐，沒再睬理他。

我那時候本來不願意收徒弟的，收徒弟很麻煩，我也不知道老方丈不收他的事。兩個鐘頭之後，我回頭一看，老姚仍然跪在地上，我問他：「我都忘了你還在這兒跪著，你要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請師父慈悲，我要出家！」我說：「你出什麼家？你有家嗎？」他說：「我──我──沒有家。」

我對他說：「你沒有家，你還要出什麼家呢？你想要出家，不是那麼容易的！在家修道不易，出家修道更難。所謂『大事未明，如喪考妣；大事已明，更如喪考妣。』出家是苦事，要忍人所不能忍的事，要讓人所不能讓的事，要吃人所不能吃的苦，穿人所不能穿的。屈己待人，廢私立公，乃是出家人的本份。你要能這樣子，才可以出家！」

他說：「這些我都可以做得到。」我說：「你怎麼會做得到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在日本勞工營裏做工，受的那種痛苦，出家修道沒有它一半痛苦，什麼苦我都會忍的。」我說：「那好了，收你出家。你要把以前的都放下，好像一個人又重新活過來才可以。」 我當時為他說一首偈頌：

念念莫忘生死苦，心心想脫輪迴圈；
虛空粉碎明佛性，通體脫落見本源。

我又對他開示：「現在是末法時代，出家者多，實行者少；信佛者多，成道者少。你既然誠心出家，必要發菩提心，立定廣大志願。做疾風中之勁燭，烈火內之精金；他日道業圓成，光大佛教，不負出家之初衷！」於是我帶他回到三緣寺，出家為沙彌，法名果舜。

【後記】燈籠果屬於醋栗科茶藨屬多年生灌木。果實狀似燈籠，成熟後呈黃綠色，完全成熟後呈紫紅色。由於完全成熟的果實酸甜適口，別具一格，屬夏季水果。

---

77. 龍雨茅棚

上人所有的弟子，果舜是頭陀行第一，是上人最歡喜的一個徒弟。他出家以後，精進辦道……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逆來順受修忍力

等我回到廟上，才知道他來過，他們看他那麼窮，都不要他。大家都對我講他的壞話，說他怎麼樣不好，是怎麼樣的一個壞人，說：「你收這個人做徒弟怎麼可以？他是沒有飯吃，怎麼可以出家？」我說：「再壞的人也會學好的，看他以後的行為怎麼樣再說！」

果舜在廟上煮飯做菜，也是天天有人來罵他。他做事很謹慎，修行很用功，可是師兄弟與他無緣，大家時常欺負他。無論做什麼事情，做得對也挨罵，對得不對也被罵；他能挨罵，也能挨打。他跟我出家那麼多年，就穿一件衣服；沒有做過棉襖，也沒有做過棉鞋，什麼都沒有。他持銀錢戒，日中一食、常坐不臥，行頭陀行；我所有的弟子，他是頭陀行第一。果舜精進辦道，專一其心修習禪定，大約過了半年多，開一點智慧。每次入定，往往一晝夜才出定；在定中能知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一
切的因果。他常常覺得自己造了一個小茅棚，旁邊是一個龍王廟，在那邊用功修行。

民國
34年（西元1945年）7月15日盂蘭盆法會，我率領弟子在佛前燃香，發願：「若能活到百歲，則燒全身，供養佛陀，求無上道！」當時每個弟子，都發心願。果舜也發願：「弟子果舜！若遇相當機緣，願效法藥王菩薩，燒全身供佛，不待百歲！」我在觀察中知道他宿有此願，所以允許他發這個願。

（二）茅棚自修磨功夫

有一天他實在忍無可忍之下，對著我哭起來：說：「師父，我在這兒真是忍不了了！師兄弟無緣無故罵我，我怎麼辦呢？」「真難為你在這兒受他們氣！你拜的這個師父沒有本事，在廟上也是受人氣；常常被人罵，也被人打，什麼委屈都受過！」他說：「我忍不了了！」我說：「你實在忍不了，我也不勉強你，你可以到外邊去試試，單獨修行！」民國34年（西元1945年）9月，果舜在大南溝屯的西山下，龍王廟旁邊一塊空地，自己搭了一間茅棚，他一天到晚打坐。

有一天「我」到他那兒去，叫他來見我，他第二天就趕來了。這次我故意嚇他，我說：「你不好好修道，跑回來幹什麼？」他說：「師父，是你叫我來的！」我說：「我什麼時候叫你來的？你見鬼了！」他說：「我真的見到師父叫我來的。」我說：「那不管了，你來幹什麼？」「我也不知道師父叫我來幹什麼。」我說：「你的功夫現在怎麼樣了？」他說：「我現在時時都見得到師父，你一直指點我用功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要盡說假話，要說真的才可以。」「這不是假話，我說的都是真的。」我說：「你現在回去，我以後會到你那兒看看！」於是他就回去了。

果舜是乘戒俱急，他既守戒律又修大乘的佛法。他修道用功比我誠心，比我有功夫，這是我最歡喜的一個徒弟。他把茅棚造成了，想請我給茅棚開光。那天我從哈爾濱回來，經過大南溝屯，我帶了四個徒弟去他那兒，有三十多歲的果能，三個十三、四歲的童子──果國、果志他們，那天晚間就在茅棚住宿。在那時候，茅棚還沒有名字，我還想不出起什麼名字。

（三）十龍皈依降甘霖

晚上我正和他談話，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！忽然間來了十個人。當時我身邊四個徒弟，兩個都有佛眼、有天眼通的；有兩個打坐入定，可以觀察一切的事情。仔細一看他們不是人，是十條化成人形的龍，從旁邊龍王廟來的。我問他們：「幹什麼來的？」他們說：「我們知道你來了，想要皈依三寶。」

當時天氣非常乾旱，一直沒有雨下，我對這十條龍講說：「你要皈依我，真的？假的？要真的，你們既然是龍，現在這兒有半年不下雨，莊稼都要旱死了；再要不下雨，人都要餓死了。你們是龍，應該管著下雨的，為什麼這麼懶惰不下雨？你們這麼懶，都變成懶龍了！」因為這十條龍要皈依，被我罵也不發脾氣。

他們說：「師父，你不知道！」我說：「我不知道什麼？」他們說：「我們沒有權力，一定要玉皇大帝下命令，我們才可以下雨；他沒叫我們下雨，我們不可以隨便下雨的。」「這個容易！你到玉皇大帝那兒，對他說：『人世間有一個人叫什麼什麼名字，是個出家人，他因為哈爾濱乾旱，人都不能生活了，現在要求下雨！』我不要求太多，只要在哈爾濱方圓四十里以內的地方下雨就行了。明天如果你們能請准玉帝下雨，後天我就給你們打皈依。明天要是不下雨，我也不要收你們做徒弟，你們也不要皈依三寶。」真是很神奇！第二天果然就下起雨了；這個雨下得也很奇怪，四十里地以內有雨下，四十里地以外沒有雨。皈依之後，我走到沒水的地方，都會有水，因為我有十條龍徒弟。

第三天給他們打皈依，他們的法名叫急修，字快度，叫他們快一點修行，積極地修行，快快地去度所有他們龍的種族。我問他們：「你們為什麼要皈依我？這麼多出家人，你們怎麼不去皈依？」他們說：「因為我們知道你發的願力，所以我們要來皈依。」因為有以前的種種情形，所以我所發的十八個願，我時時刻刻都不敢忘了。這件事聽起來好像是神話，卻是我親身的經驗。我知道我說出來，不相信的人還是比相信的人多；等將來信的時候，就會知道我所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。現在科學說落雨是蒸氣造成的，卻不知道默默中，是由神龍支配著。你看不見龍，龍的存在是真的。龍的前生是修道人，因為「乘急戒緩」，所以墮落龍身。他修大乘的佛法很精進，而有神通；因為不守戒律，以致墮落。為了紀念這件事，就把果舜的茅棚命名為「龍雨茅棚」。民國 38年（西元1949年）4月18日，果舜焚身供佛，這個茅棚也被燒了。

---

78. 小徒果國

上人的小徒弟果國，五歲就會給人治病，卻無法醫治自己的病。幸得善知識指引，隨上人出家修道，不再為宿疾所苦。後來卻因開五眼，冒失說錯話，魔障病又復發。上人為救他，不食不睡和山妖水怪鬥法二十一天，終於治好果國的病，而他的五眼從此也沒有了！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胖和尚要我出家

我收了一位小徒弟，他跟我很有緣的，所以跟我出家。這個小徒弟法名叫果國，意思是將來他的果位會升到極樂國。

有一天，我在打坐時，知道有位小孩子要來出家，他肥肥胖胖，很好的。第二天早晨五點鐘，我告訴大徒弟：「你注意，今天會有個小孩子來出家。他來了，你要趕快來告訴我。」等到下午一點多鐘，山東徒弟氣喘吁吁的跑來，說：「師父，師父，你說的那個小孩子，他現在真的來了。」我說：「在什麼地方呢？」他說：「在廚房那兒。」

我到廚房一看，果然來了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。他穿著破衣，歪著脖子，瞪眼睛。小孩子見著我，眼睛、耳朵、嘴巴的表情都很特別，好像很久沒見著親人，現在終於遇著了，一副要哭的樣子。我說：「是你要來出家嗎？」他說：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你為什麼要出家？」他說：「我家離這兒一千多里路，有一回連著作了三個夢；夢見一個胖胖的和尚，他說我這個病如果要

好，要到三緣寺來找安慈法師；拜他為師，出家修行，病就會好。」

我說：「你認識安慈法師嗎？」「不認識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認識他，你到什麼地方去找去？我們這兒根本也沒有這麼一個人。」他說：「這兒不會沒有的。我一進廟來，就看見廟門口坐的那個肥和尚，在殿裏頭的那個，就是他給我託了三次夢，叫我來這兒出家的。」他說的是彌勒菩薩。我說：「我不知道你這個夢是真的是假的！我看你穿得破破爛爛，是不是因為沒有飯吃，沒有衣服穿，生活不容易維持，聽說出家人有人供養，不愁吃，也不愁穿，又可以不做工，所以要來出家？」他說：「不是。我的確作了三個夢，我是因為有病來出家的。」

這個小孩子姓潘，五歲就會給人治病，誰幫助他？是狐狸精、蛇精。他前生是做巫醫（中國北方叫「跳神」，臺灣叫「乩童」）的，這些牛鬼蛇神在他五歲時又來找他，所以他有治病的本領；他有些病能治好，有些也治不好。一般人叫他「小魔障」，因為他魔裏魔氣，一點章法也沒有。他到十二歲時，自己也有了病；什麼病呢？肚子痛，但是他自己治不好。

他住的地方離我的廟有一千多里路，他一個人走了一個多月。當時日本剛投降，半路看見日本人的武器在軍庫裏沒人管，他到裏兒撿了兩個手榴彈，一邊走，一邊玩。晚上，他睡在郊外，遇到十幾匹狼，從四面八方來進攻他；他也不害怕，對狼群說：「好朋友，你來了！你來我這兒，我就給你個『蛋』吃一吃！」他這麼一說，狼都嚇住了，也許真是怕他手裏的手榴彈都跑了。

（二）冒失一句又瘋癲

我拿起一個中午吃的饅頭，咬了一口，連口水帶饅頭吐到地上，對他說：「要出家，先把這個東西吃了再說。」我要給他一個考驗。他歪著脖子，望望我，就蹲下拿起地上的饅頭吃了，也不怕口水、不怕邋遢。我看他孺子可教，還可以造就，我說：「好，我留你在這兒出家了。」他出家以後，病也真的好了；天天拿把扇子，好像濟公。沒過半年時間，得了五眼六通，有很大的本領，我帶他各處給人治病。他的來歷是誰呢？你們都知道中國西湖靈隱寺有個濟公，這個小孩子就是濟公的化身。

有一次，我們到程善人──程天熹的家裏，程太太想來刨我的根，就問他：「你年紀這麼小，本事卻那麼大，知道人的前因後果，你師父有沒有你那麼大的本領？我認識你師父這麼久了，我沒聽說他有什麼神通，究竟他怎麼樣呢？他有沒有像你這樣的神通？」他冒冒失失地對程太太說：「我沒有聽我師父說過，大概沒有吧？」說了這麼一句話之後，很奇怪的，他的神通也沒有了！以前那些邪神又附到他身上，又弄得他瘋瘋癲癲的。

我看他魔障病發作了，我不願意他再回去做那種事情：「豈有此理！他跟我出家，你們這些妖魔鬼怪還來麻煩他！」所以我就和他的那些狐仙、黃仙鬥法。有一個十三歲的皈依弟子，看見我和他們鬥法，也想來幫我的忙，卻被他吹了一口氣，吹得肚子痛得不得了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我又得分神救這個皈依弟子。在二十一天裏，我得罪了很多妖魔鬼怪、山妖水怪。我不食不睡，終於治好他的病，而他的五眼從此睜不開了！

【後記】果能是上人第一個出家弟子，號恒寂；上人第二個出家弟子果舜，號恒禹；果國是師父最年輕的沙彌弟子。

---

79. 水淹東井

所謂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前文上人為了治果國的病，與山妖水怪結怨。水淹東井，四個鐘頭淹死三十多人，沖倒八百多間房子，他們興風作浪想淹死上人……

上人自述：

我在東北時，無以數計的山妖水怪都從四面八方而來，晝夜六時伺機報復。這真是防不勝防，往往一不小心會吃大虧；甚至我周圍的人也跟著我受累，可是一般人完全不知內幕，譬如那一次在東井子屯發水的事。怎麼叫東井子？因為這村子四周地勢都高，裏邊低凹，像個井似的。山妖水怪看著我來到這凹下的地方，住屋四周又是木籬笆，不擋風也不擋水，水怪就趁機發水來淹我。

因為我給廟上辦事，常常去各處。那天我帶了四位小弟子在郭玉霞家住下，這戶家人全都皈依我。在那兒住下不久，無緣無故就下起大雨來，雨下得很急，水井自己又不斷向外噴出三丈多高的水，這麼上下夾攻。因為水勢洶洶，來得措手不及，水來水去四個鐘頭就淹死了三十多個人，人站在炕上也被淹死了。從東井子到太平橋，一路一路沖倒八百多間房子，這情形和水淹金山寺差不多！直到今天，我對這件事耿耿於心，深感很對不起這些人！

在漲水的期間，水淹有一丈高，我住的院子裏卻只有一、兩尺水；木頭籬笆牆雖然有很多窟窿，但是水進不來，就這麼奇怪！為什麼水進不來？我老實告訴你們：跟著我的這四個小弟子都有五眼六通，因為無緣無故下這麼大的雨，於是我們就結上界，所以水淹不進來；籬笆牆裏的

水是從天上下的雨，只有一、兩尺深。

我在年輕時，專門給人治病，所以得罪了很多天魔外道和牛鬼蛇神；這些妖魔鬼怪都有大神通，一直等待機會攻擊。這一次沒淹死我，以後等我坐船從天津到上海，海怪又來一次；他們想要把船給推翻了，我幾幾乎要被魚吃了！由此之後，我到內地，就很少給人治病了。因為這個，現在有很多魔來欺負我，我都修忍辱，不再用什麼法來和魔鬥了。我用慈悲心來攝受、來感化他們。我的這些事情，誰都不相信。郭玉霞當時親眼所見發生的這些事情，卻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；現在她到這兒來，聽我說起，她才知道。

【後記】比丘尼恒品師（俗名郭玉霞）口述：
上人來我們家時，好幾回都帶著兩個小徒弟一塊兒來。有一次上人帶了白布來，讓我給那兩個小徒弟做布衫（小褂）、褲子。我找了王慕純（音）一塊兒做，我們一人各做一套；王慕純後來和我一塊兒跟上人出家的。上人自己永遠都是穿著那套破衣服、爛鞋子，幾次有人供養新衣新鞋，上人雖然收下，一回廟上就布施給別人，他還是穿的那身破衣爛鞋。

那年是1945年吧，八路軍來了還沒站崗，農曆五、六月。那天很晴，上人剛進屋，在炕上坐著，鄰居們都還沒來，突然黑雲密布，天暗得不見對面人。頓時閃電打雷又颳風，滂沱大雨像倒水似的，下了有二、三個鐘頭。我們左邊的屯子，有人蓋房子，很多當大樑的樹幹都被沖下來，木柴也成捆地沖下來，還沖下來別的東西，水淹得人都急往高處逃。

等雨停退水之後，左鄰右舍到我們家來看上人，都說：「老郭家多有福氣！白孝子在他們家，他們家就沒進水！」我們家籬笆圍院子只進一、二尺水，比外面淺多了。我那時候親眼所見，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還是後來到美國，聽上人講起才知道的。

---

80. 宿世師徒

1974年上人在香港，曾經說過：「美國這些出家人不是現在出家，在過去漢朝的時候就出家了。在唐朝的時候最多，好像唐玄奘翻譯經典，這一班人都在那兒參加譯場的工作；由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每一個朝代裏頭都有。這些出家人以前在中國做過出家人，並且多數是做過我的徒弟，我老老實實告訴你們，信不信那就隨你們。」

上人自述：

大約是民國 34年（西元
1945年），東北周家站有一個道德會。我有幾個皈依弟子在那兒，每逢經過時，我就會到那地方住幾天。在
2月12這一天，我遇到一個批八字的先生。他批八字批得很靈，我就把我的八字告訴他，請他給我批一批。他一批說：「你應該去做官，怎麼會出家了呢？你若做官，會做很大的官！」我說：「官怎樣做，我不會；我只會做和尚，所以我現在出家了。」他說太可惜了。

他又看我的手，他說：「你最低限度，可以中頭名狀元！」我說：「現在我連最後一名都中不了，還中頭名？」然後他又細看說：「你今年走運了！將有吉祥的事情。」我說：「有什麼吉祥的事情呢？」他說：「你過下個月初十，就和現在不同了！」我說：「怎麼樣不同法呢？」他說：「以前一千里地以內的人相信你，過了初十之後，一萬里地以內的人都相信你。」我說：「怎麼會這樣子呢？」他說：「到時候你就知道了！」

大約是二月十四、十五，我到鑲白旗四屯。那兒有我的皈依弟子夏遵祥，他那年已經六十多歲了，有很多地，可以說是個財主，家有三十多口人。以前這個老人不信佛，什麼都不相信；等見著我來了，他不僅相信還要皈依，而且是全家皈依。以後我每逢到那個地方，就會到他家裏住，他們都高興得不得了。在那兒住了十天，有七十二個人來皈依。

其中有個人名叫韓崗吉，在我沒出家以前，和我是很好的朋友，是道德會的同事。我出家之後，他開了眼，等他再看到我，就說：「原來你生生世世都是我的師父！」所以也要皈依我。我說：「我不能收你做徒弟，我們本來都是老朋友來著，我怎麼可以收你做徒弟呢？」他說我不收他，他這一生就會墮落了。他說完話之後，跪在地上不肯起來，一定要皈依，而我就是不收他。

跪了有半點多鐘，我問他：「皈依我的人，都要依教奉行。你現在有這麼大的本事，知道過去、未來，又知道現在，你會不會有貢高的心，不聽師父的教誨？」他說：「一定聽師父的！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！」我說：「真的？我將來有事情叫你做，你不能不做的。」他說：「無論什麼事情，師父叫我做，我一定做；就算有什麼危險，我也不怕！」「那好啦！」於是他就在這七十二個人裏皈依了。

在皈依的時候，我就教這些人念〈大悲咒〉，我說：「你們要趕快學會〈大悲咒〉，每個人應該學〈大悲咒〉，將來都會有用的。這屯子將來有什麼問題，遇到什麼妖魔鬼怪，危急的時候，你念〈大悲咒〉，觀音菩薩就會保護著你，消災免難！」於是很多人都學著念〈大悲咒〉。

---

81. 如意魔女

上人年輕時，以〈大悲咒〉及〈楞嚴咒〉之妙用，為人治病或降伏天魔外道，無不靈驗。上人同體大悲，救護一切眾生的願行，在降伏如意魔女的故事，可見一斑。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千年魔頭皈依佛

我年輕的時候，因為創革命不成，就出家了，以後各處給人治病。我雖然念過醫書，可是治人病，不用醫書，就憑〈楞嚴咒〉、〈大悲咒〉。〈大悲咒〉上有四十二手，〈楞嚴咒〉有三十幾套法；我用這些法來降伏天魔、制諸外道。這是一種三昧功夫、定力，專門降妖捉怪的。

我告訴你們，日本投降，國民政府還沒有正式接收哈爾濱，東北那時候無政府，沒有人管，正處於一個不好的時候；妖魔鬼怪，牛鬼蛇神都出世了，沒人管他們！那時候大街上走的，不完全是人，妖魔鬼怪都有，不過人不認識他們罷了！那時候跳神的也多，扶鸞的也多，出會的也多了，群魔在地方亂舞。我經驗過沒有政府的處境，這一生遇到能變化人形的妖怪不知有多少！一般人聽起來都不會相信的，不知道這些東西是這麼奇怪！

記得當時，我遇到一個幾千年的魔頭——我現在對你們各位講，你們不要害怕！這個大魔頭現在不會害人了。這大魔頭，據說是周朝時代的一個厲鬼，周朝到現在已經幾千年了；她在那時候就專門害人，最後遭天譴，被高人用雷劈碎了。雖然她的靈性被雷擊散開，幾百年以後，她又慢慢地聚到一起；又再修煉，變成一個魔，連雷也沒法子打她了。當時因為沒有政府，她就出來作怪，各處奪取人命。

這個魔專門吸收人的精氣神，被她害的這個人很快就死了，死後的靈魂就被她控制住。為了增加眷屬、增加勢力，她各處去害人。她已經害死九十九個人，如果能害死一百個人——控制一百個人的靈魂，她在魔王裏就是勢力最大的，一切的魔子魔孫都要聽她的號令，現在就差一個。她後來遇到我，改邪歸正，也皈依三寶了，這是魔皈依佛的一個例證；這事說起來，可以寫一本書。

（二）救人救魔救眾生

在鑲白旗四屯七十二個人皈依之後，二十五這天，我坐夏遵祥他家裏的車到雙城縣，住了十多天。三月初八當天，又到鑲白旗四屯，回到夏遵祥的家。夏遵祥告訴我說，夏文山的一個女兒——就是最近一起皈依的，她病得很厲害，當時他沒說有個老太太曾經來過。

第二天，夏文山的太太來找我，對我講：「師父，我這個女兒皈依之後，沒過幾天就病了，病得很厲害。她不講話，也不吃東西，也不喝水，天天瞪著眼睛，把頭扎到炕上，撅著屁股，也不睡覺。不知道她這是什麼病？」當時韓岡吉在旁邊，他有宿命通，能看前因後果；我對她講：「我不會給人治病，問我是不行的。現在我有個皈依弟子叫韓崗吉，他開了五眼，能知道人的過去未來。你問他去！」夏文山的太太於是就去問韓崗吉。韓崗吉隨即打坐觀想，他的面色即刻變了，嚇得那個樣子！

他告訴我：「師父，這個事情不能管！」「為什麼不能管？」他說：「因為這是一個魔！」「怎麼樣的一個魔呢？」「這個魔很厲害！能變化人形，在這個世界搗亂害人。」我說：「怎麼厲害？你說說看！」他說：「這個魔在周朝是一個鬼，因為她不守規矩，做了違背天意的事情，被一個有道行有神通的人用雷把她劈碎了。但是她的靈性還沒有完全散，以後她慢慢地修煉，又聚回到一起，她現在已經成魔了。她不怕雷，神通特別大，能飛行變化，忽有忽無。這個魔現在變成一個老太婆的樣子，到處抓人，想要把人弄死，做她的眷屬。我想我們沒有她的道行深，還是不管閒事的好！」我說：「我們若管，會怎麼樣呢？」他說：「如果我們管這閒事，連命都要賠上，這是惹不得！」

他說這個魔煉了一種法寶，是專門避雷的。這法寶是用什麼煉得呢？就是嬰兒剛出生的那層皮（即胎衣），她用那個煉成一個黑帽子。她戴到頭上，什麼雷也打不了她，因為雷怕污穢的東西；她若給人戴上這個帽子，這個人的靈魂就會被她捉去，成為她的眷屬。她又煉成兩個法寶，是兩個圓圓的球，用上吊死的人的眼珠子煉成；這個球如果打在人身上，人會死的，就這麼厲害！所以什麼她也不怕。

韓崗吉看出她是這麼厲害的一個魔鬼，就告訴我說：「師父，這事情不能管的！」我說：「這個有病的人怎麼辦呢？」他說：「這個有病的一定死的，沒有辦法！」我說：「她若不皈依我，這個魔鬼抓不抓她，我不管；現在已經皈依我了，我就不許可魔鬼抓她去，害死她。我一定要管這個事！」他說：「那師父你去管，我不能跟你去！」我說：「什麼？當初皈依的時候，你說『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』；現在還不一定是湯，不一定是火，你怎麼就辭了呢？你這豈不是臨陣打退堂鼓？你若不敢去，我就不要你做我的皈依弟子！」我這麼一說，他無話可講；他

想一想說：「師父，那你派幾個護法給我，我才敢管這個事！」我說：「跟著走就是了，囉嗦什麼？」他聽我這樣講，不敢再囉嗦，只好跟著我去了。

我沒有到她家以前，我對韓崗吉說：「我現在寧可自己死，我也要管的。因為這個有病的人是我的皈依弟子，我不能見死不救，袖手旁觀，這是一個理由；再者，我要救這個魔。她傷天害理，盡造罪來害人，將來一定會遭天譴、受果報的。現在我要救這個魔，叫她改邪歸正，不要再做惡事。她就是有本領令我死了，我也要去救她！這是第二個理由；第三個理由，我要救全世界所有的一切眾生。如果我現在不把她收服了，將來受她害的人一定很多；我現在要救所有會被她害的人，不被魔所害。因為有這三個理由，我無論如何都要管這個閒事，一定要去的！」

（三）老傻太太找「人」

我們到夏文山的家裏，看見這個有病的人頭衝著床扎到這枕頭上，屁股撅起來，樣子很難看；而且脾氣很大，眼睛瞪著像牛眼那麼大。尤其當她看見我，更加不高興，眼睛瞪得更大！我問他們家裏有病的起因，在七、八天前，在他們屯外邊有座孤墳，出現一個老太婆，三尺多高，大約有五十多歲，穿著藍布衫，黃褲子、黃鞋；頭上梳兩條小辮辮──她的辮不是向後邊梳，而是向前邊梳的。她手裏拿著黑帽子，怪里怪氣地在孤墳上哭著說：「我那個人哪──！我那個人哪──！」像蚊 蟲那麼叫，有聲無形的這麼哭，一邊哭一邊找她「那個人」。

當時我有一個皈依弟子姓夏，也是一個老太婆路過那兒，看她哭很悽慘，走近勸她：「妳為什麼哭得這麼悲哀呀？不要哭啦！妳從什麼地方來呀？」她說：「妳不要和我講話，我是個鬼！」這樣把我這皈依弟子給嚇得就走了；沒想到她在後邊跟著，來到鑲白旗四屯。

在屯的四邊有圍牆，分別有四個門讓人出入。我那個皈依弟子進到屯裏來，她卻在門外邊哭她「那個人」，不敢進來。她為什麼不入屯呢？我相信屯門口有門神，擋著她不准進，所以她也不敢進去。正在這時候，夏遵祥家裏的大轂轆車從外邊回來了；這個車套著馬，馬一看到她就認識──人不認識，馬認識；馬驚嚇得毛豎起來，拉著車子直衝進屯。守門的門神被這個景況，也一愣慌了；她逮著這個時機，趕緊溜進屯裏。

她先到尤忠寶的家裏，找她「那個人」。尤忠寶看她走進他家門口，問她：「妳幹什麼？」她說：「我找我那個人！」她望望這個姓尤的，她說：「不是你們這家的！」說著就從他家裏出來，就在這一條村馬路上走。

這時候，有三、四十人圍著這個老太婆，問她姓什麼？她說：「我沒有姓。」問她叫什麼名字？她也沒有名。再問她：「妳是什麼地方人？到這兒來幹什麼？」她說：「我是個死人，我是鬼！我找我要的那個人！」大夥因為人多，聽她說自己是鬼，也不怕她，就叫她「老傻太太」，看她很特別的樣子；覺得她奇奇怪怪的，好像看一個怪物這麼看她。她手裏拎著黑帽子走著，像是一個什麼也不懂的人，大家跟著她走到夏文山家後邊的牆，那個牆是土牆，大約有八尺多高；北方土牆上邊，還有個屋頂。她把黑帽子往前一扔，帽子就飛到夏文山的院牆裏邊去了；她隨著往前一蹦，八尺多高的牆，任何人都跳不過去的，她跳進去了！

（四）三番遣送又回來

當時夏文山的兒子夏遵全──他是個學生，也是在二十四日皈依，就趕快從前面大門跑進來，在院子裏就叫：「媽媽、媽媽！老傻太太到我們家裏來了！你不要害怕！」他媽媽抬頭從玻璃窗向外一看，也沒有什麼；一回頭，卻看見一個很奇怪的老太婆已經到炕邊沿了，正想要上炕──身體爬到炕的一半，還有一半在地下；一邊爬，一邊找「我那個人」。

夏遵全的母親問：「妳找誰？妳找誰呀？我們不認識，妳來幹什麼？」老太婆也不講話。夏遵全的母親看她樣子很奇怪，覺得有問題，就對她女兒說：「好怪的一個人，都不出聲。我們念〈大悲咒〉！」這個有病的女孩和她媽媽兩個人就照著本子念〈大悲咒〉，念「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……」這麼一念，老傻太太就從炕上順著炕沿慢慢、慢慢就到炕底下，像死人一樣，躺在地下不動彈了。她們一看，人若死在家裏，這不得了，就趕緊去農會報告。

農會的會長拿著槍來，到這兒看見一個老女人躺在地下，好像要死的樣子。會長伸手一提，一隻手就把老女人拿到外面去，放在地下，強制她跟著他離開夏家。會長帶她到農會，問她：「妳是哪裏人呀？妳幹什麼來的？」她說：「你不要問我，我是死人！我沒有姓，也沒有名，也沒有住的地方；我到什麼地方，就住在什麼地方！」會長聽她這麼講，看她這樣子，也很驚恐，當時就帶著槍遣送她出屯。

頭一次，向屯外西邊走，送她出去五十幾步遠，會長就回來了；等他到屯門口，回頭一望，老女人竟然跟在他後邊。於是他再往遠處送，這次走了七十幾步遠；沒想到他在回程的半路上，老女人又跟來了。最後找三、四個人，一同往更遠處送；這回走了一百五十多步遠，命令她趕快走遠一點，不走就用槍打她。會長臨走還往空中放了兩槍，老女人嚇得趴在地下，以為打雷了。這次看她沒跟著來，大家才放心的回屯。

這個老傻太太雖然走了，可是夏文山家裏，他十七、八歲的女兒就中魔了，跪到炕上，頭扎在枕頭上，屁股撅起來，好像在炕上叩頭的樣子。有七、八天，眼睛總是睜得圓圓的，也不說話

，也不吃東西，晚間也不睡覺。

（五）新生金剛如意女

我們在問夏文山他女兒病因的時候，當時農會會長也來了。他聽我們說這個老傻太太是個魔鬼，他才想起來：「難怪那天她躺在地上，我用一隻手就把她提起來，一點都不費力，好像沒拿什麼東西似的！當時我也沒察覺，這個人怎麼這樣輕？現在講起來，這真的是個魔鬼！」

這時我們要找她來，怎麼樣找呢？在〈楞嚴咒〉有五種法。五種法裏有「息災法」，就是人有什麼災難，可以把它息了；有「吉祥法」，就是有不吉祥的事情，可以變成吉祥；有「勾召法」，就是妖魔鬼怪無論他離多遠，隨時可以把他捉來；又有「降伏法」，就是魔鬼來了，你能降伏他。當時我用〈楞嚴咒〉，把這個如意魔女硬是捉來了。

她進門口的時候，身上帶著一股臭氣，腥臭得不得了，人聞到都要作嘔。她一看見我，立即用帽子往我頭上扔，她的帽子卻飛不到我的頭上；她又拿出圓球來打我，也打不到我身上。當她使盡所有的本領都不靈了，她就想跑走。因為她一來的時候，我已經結界，好像擺上一個陣似的，上邊有人看著，下邊也有人看著，左右前後都有護法天龍八部堵著，她是無路可走的。

她沒辦法只好跪下來，哭著對我說：「真想不到今天遇到剋星了！請你原諒我，放我走！」我說：「除非妳改邪歸正，皈依三寶，我可以原諒妳；如果不改邪歸正，我是不能原諒妳的！」她點頭說可以。當時我就給她說法，說「四諦法」，說「十二因緣法」，又說「六度法」；她即刻就明白了，要皈依三寶，發菩提心。她皈依後，我給她起名字，叫「金剛如意女」。我當時有個小葫蘆，有半寸那麼大，很小的一個葫蘆，就把她放到葫蘆裏。

她以後就跟著我到各處去度人，想不到她還是不老實，還有魔氣；我們到什麼地方，她就放出一股又腥又臭的毒氣。我聞沒問題，可是一般人聞到這種毒氣，頭暈眼花要作嘔；不知道她是想毒我，還是想毒人。我看她這樣跟著我不行，就派她回東北，到吉林省蛟河縣拉法山「萬聖玲瓏洞」去修行，她現在還在那兒。以後她修行很快就有點神通，常常到各處去救人去；不過，她救人都不叫人知道。所謂「善欲人見，不是真善；惡恐人知，便是大惡」，你做的好事，願意叫人知道，那不是真的好事；你做的壞事，怕人知道，那才是壞事。所以如意魔女，現在也變成佛的眷屬了。我對你們所講的，這不是講故事，是實實在在，一個真實的事情！你們一定有很多人不相信，但是這是事實！我說過之後，你們各位信，也可以；不信，也可以。信不信由你！不過，我說的是真話。

---

82. 日本投降

民國 34年（西元 1945年）8月 6日和
9日，美國先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。9月
9日，日本正式投降。上人在五年前，即預言日本會有這一天。

上人自述：

在日本投降的前五年，我按著五行來推測，早就說過日本在那一年一定會衰，沒有了。日本為什麼首先受原子彈？因為日本罪惡深重，這是有因果的。現在說某某黨殺中國人多，其實還沒有日本的一半。日本侵略中國，殺人如麻，無數中國人被慘殺；殺人完全不講道理，被捉去就沒命。有些中國人失蹤，是晚間被日本人捉去，把人裝在麻袋裏帶走，活活地把人摔死，誰也不知道。

原子彈一響，日本措手不及，只好無條件投降。國民黨八年抗戰勝利，老蔣總統以德報怨，把日本皇軍都送回日本。我認為日本人侵略中國，殺人屠城，毀壞建築物不知多少；應該把日本軍隊留下來，修好被毀的建築物，應該這樣對他們的。我當時曾經對大家這麼說過，我說：「你們不要把日本人看低了，不要小看日本人！再二十年之後，日本人還是稱雄世界。」為什麼我這樣說呢？因為日本雖然戰敗，但是民心團結，愛國心特別強，會想法子再強盛起來。二十年之後，日本人果然以經濟的戰術壓倒全世界，又成為世界強國了。

因為日本國家小，一心向外發展，可惜守國的政策不足。它只知道侵略旁人，而不知道向外發展，就是不忠於自己的國家。因為你侵略其他的國家，不知損失多少人命財產；損失財產還是小事，賠上不知多少人命，這是個大事，對不起自己國家人民，我認為這是不忠。忠是不侵略旁的國家，守住自己的國界就夠了。

日本無條件投降，中國同胞厄運未了，東北又被俄人侵佔；搶掠燒殺，欄路打劫，無惡不做。我陪同方丈和尚攜帶修寺款百萬元返回三緣寺，途中遇到俄兵，強行搜搶。在此情況下，方丈合掌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萬德洪名不輟，結果平安脫險，未損一毫。我看時局動盪不安，提議停止工程，以待機緣。方丈和尚不以為然，我也不再參加募緣工作，從此雲遊各處。

問：你在東北的時候，日本人侵佔東北；可是日本到現在，還不承認他們是侵略的行為。你覺

得他們還會不會重蹈覆轍?

上人：要是貪心不止，早晚都是滅亡的。它受過原子彈的教訓，無條件投降，要是還不改過自新，將來是危險的!

【後記】白景學（上人的姪子）曾經提及：
上人的四哥死時不到四十歲，就是在日本投降這一年。上人的二哥在雙城縣當差，當時有兩千多強盜，雙城縣派很多兵勦匪，都打不了。上人的二哥一個人去，不用帶槍，說服他們全部投降。他在雙城縣說一不二，縣官也怕他，他死時四十多歲。上人的大哥，七十多歲身體好；往生的那天，他摘些菜豆角，想去街上賣，走到半路，覺得有點兒累，坐著就死了。

---

83. 夢幻榮華

楊淑蘭自己和家人，命有災劫。雖有菩薩一再示夢，提醒她出家化厄，可是她半信半疑，以致家破人亡，流浪天涯。

上人自述：

楊淑蘭是雙城縣三姓堂老楊家的人，她第三哥在軍隊裏當排長，管幾百人。他在三江省駐防時，楊淑蘭就到他家裏住，三江省離她家大約有一千多里路。她本來是要出家，因為她作夢，夢見彌勒菩薩對她說：「妳一定要出家！出家有功德，可以化解妳自己的災難，也能改變妳家的厄運。」她在夢裏答應要出家，醒了又懷疑怎麼會有這種事情；她問她哥哥，她三個哥哥都反對，說怎麼可以信這個，她二哥甚至還出言譭謗，褻瀆神佛。

她不久有病了，病了一、兩個月，病重得躺在床上起不來。有一天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，她躺著聽見佛前的磬自己響了三次，有一個出家人出現在她的面前，對她說：「妳父親會先死，以後是妳二哥，妳的家人會相繼而亡。妳若出家，以出家功德化解家破人亡的命運，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的。」出家人又拿藥給她吃，她吃了藥，病就好了。

她在病重的時候，曾給家裏打電報，她父親就趕來看她。她父親很胖的，聽說她要出家，大大反對，說：「淑蘭，不要這麼迷信！妳因為有病，才會見神見鬼的，這都不是真的，妳不能相信這個。」父親這麼一講，她的心又猶猶疑疑地，說：「都叫我不出家，爸爸不要我出家，媽媽也叫我不要吃齋。」等她病好了，她又忘了要出家的事。隔沒兩天，又夢見彌勒菩薩，告訴她說：「妳的父親在七天以內會死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！」等她回家，她父親外出去買燈泡，一不小心在火車站跌倒，中風不會說話了，眼睛也不睜開；等家人把他抬回家裏，他什麼話也不說就死了。她年輕力壯的二哥，有一天晚上他自己作夢，夢見菩薩告訴他說：「你一個月後必死！」他驚醒過來，雖然覺得夢境奇異，但是沒放在心上，絲毫沒有懺悔心，一個月後果真命歸西天。當時是民國34年（西元1945年）5月13日。

抗戰勝利後的
12月25日，我帶著幾個小徒弟到她家去。她正在屋子裏，隔玻璃看見我，對她媽媽說：「媽媽，我在三江省夢到的那個和尚，他來了。」然後就跑到外邊，見到我就叩頭，請我到家裏。這回她不懷疑了，說一定要出家；等我回東北那一趟，我打聽她的下落，也找不著；只知道她家被鬥爭，一家人死的死，散的散。

---

84. 深信莫疑

上人的思想是盡虛空、遍法界的，皈依弟子好和不好，都一樣平等教化，用真正做師父的心來對待弟子。上人對弟子的期許，則是老實修行，認真辦道，能夠了脫生死才是本事。

上人自述：

在東北，我的皈依弟子對我都是相信到極點。譬如這兒有個火堆，我對他說：「你跳到火堆裏會成佛！」真會有人即刻跳到火堆去。我說：「你跳到海裏，就會往生極樂世界！」也會有人立即跳到海裏，但是我不說這種話！他們雖然相信我，我絕對不叫他們做這種沒有意義的事情，我也不會如此考驗他們。那時候有很多人對我的信心是很堅固，不敢譭謗師父一句話，沒有人敢說的；因為幾次有人譭謗，後來的果報都很厲害，只好來我這兒懺悔。

修道的人要有正知正見，不要打不正當的妄想，不要生邪知邪見；你要有邪知邪見，魔王會來擾亂你的心性。魔王一得便，就令你生出顛倒的妄想、邪知邪見；明明對的，你覺得不對；不對的，你又覺得對了；皈依三寶是好的，這時不單不相信三寶，連師父也不相信了。

我在東北，有一個皈依弟子沒有著魔以前，很相信我。後來著魔，魔王叫他不相信我；看師父

這樣也不對，那樣也不對，所以就不到廟上了。這個魔很厲害，他以後就發狂了；他爸媽沒有法子，就去找我。我到他這個房間，他就跑到那個房間，不敢見我，說我這個師父不好，他不願意見我。我看他父親母親那麼大把年紀，很可憐的，就想法子把他這個魔降伏了。他明白過來，他說：「我在有病的時候，最不高興的就是師父；一見到師父就要發脾氣。」所以各位要小心一點，不要令魔王得便；令魔王得便了，甚至於我也沒有法子，不能幫助你。

我發現很多皈依的弟子有依賴性，我叫他們修行，他們不修行。有的說：「我們要慢慢來修行。」有的說：「我現在沒有時間。」等我
35年（西元1946年）秋離開東北之後，有人給我來信，說：「某某人以前不修行，現在修行了，因為師父不在；師父在，他還不肯修行。」

【後記1】比丘尼恒品師（俗名郭玉霞）口述：
1931年，九一八事變時，我七、八歲，我爹給了我一張聖人畫像，我也不知道是誰，每天燒香禮拜；豆油燈的黑煙，把聖人像都給熏黑了。一天，上人來我們家，說這是釋迦牟尼佛像，叫我把像拿下來，他火化後把灰帶走了。上人再來時，給我一尊小觀音菩薩銅像。那時不懂佛法，拿好魚好肉供上，上人說要供素的。

我有個表哥的女兒叫小銀子，那時七歲，一天馬發脾氣，從她頭上躍過，一點沒碰著她，可是她病了。她一睡下，就要起來，往樹上、桿子上爬，家人就按著她，鬧得全家每晚都不能睡覺。表哥請上人去他家，上人在那兒住了兩宿，小銀子就好了。小銀子長到十七、八歲，病又犯了；因為她長大了，犯病時力氣還特別大。那時上人已經走了，我表哥有一晚夢見上人，上人說：「讓她喝鹹鹽。」他就拿些鹽放她嘴裏，再灌點水，她就好了。

我們屯裏有個女孩兒叫李鳳蘭，天天早上起來喊頭疼，疼得在地上打滾，跟她爹媽講：「你叩頭，你叩頭！」她爹媽給她叩頭，她頭不疼了。別人進她家，她也喊：「你叩頭，你叩頭！」不叩就滿地滾，人家只好給她叩頭。有時候人看見她，說：「妳胖了。」她就說：「胖了嗎？」就咬自己手臂，說：「瘦，瘦，瘦！」她就瘦下去了。人說：「妳瘦了。」她說：「瘦了嗎？」也咬自己手臂，說：「胖，胖，胖！」她就胖起來了。說起來像笑話，可是真的。因為在大白天，人也不覺得怕。她爹請上人去看病，上人住了兩宿，他女孩兒病也好了。

我有個表姐，她不認字，婚前就吃素修行。她們家每年請人扶鸞兩次，問事情。她到處勸人布施行善，她給了我好多善書，其中一本書叫《四十二手眼》。我不認字，因為書中一半是圖，一半是字，我隨身帶著。每次上人來我家，我有什麼寶貝，都拿給上人看；那次我拿出那本書給上人看，上人說他也有一本。上人再來時把他那本帶來了，我一對照，兩本一模一樣。上人還教我和王慕純（音）一個手眼──五色線手眼「罥索手」，上人還告訴我們怎樣編五色線。王慕純沒書，她拿紙壓在我書上，照描了一本。

以後我跟上人說我要出家，上人答應了，我媽也就不再說什麼。我又對王慕純講，她比我小兩歲，她媽後來也答應。於是我們就上三緣寺求上人出家，上人應允後，拿布叫人給我們做海青。因為沒量身，海青大得不能穿，不穿也不行。上人沒給我們袈裟，上人當時自己都沒袈裟。上人為我們落髮，給我取名果智恒慧，王慕純是果喜恒悅。因為三緣寺是男眾道場，不住女眾，上人又親自送我們到哈爾濱市的地藏寺去住。我們住了半年，都沒見過上人。一天，我和王慕純跑回三緣寺去看上人。上人不在，只有三個老人在那兒做飯，一問三不知。我們在地藏寺住不到幾個月，開始有土匪搗亂，當家的說：「散了罷！各走各的。」我後來又在法華寺，不到一年八路軍來了，把我們全攆走了。

那時我住哈爾濱，八路軍來了，進出都得有路條。王慕純那時搬到偏僻地方，雖有八路軍站崗，還不用路條，所以上人才能上她家去。上人沒進屋，叫徒弟進去說他要走了。上人站在門外場院，離門遠一點兒的地方等著；那時有八路軍站崗，上人不方便進去。王慕純沒出來，也沒和上人講話。1993年我接到上人的信，要我來美國，還叫我去找王慕純；我找著她，她告訴我的。當時我一聽，就責怪她：「妳知道師父要走了，怎不出來見師父？也不拿點盤纏給師父？妳自己沒錢，也該跟妳哥妳爹要點錢。」她們家富，比我們家強多了。我罵得她哭，大概後悔了。上人又從美國寄路錢來，叫我找她一塊去美國。她因為簽證老簽不上，沒去成。

【後記2】潘秀岷撰文緬懷上人，曾經提及：
師父八、九歲時，因太師母患病求醫，慕名來到離家二十多里的劉正崴屯找我爺爺。我爺爺是雙城方圓百里有名的老中醫，布施窮人，仗義疏財，鄉親們稱我爺爺為潘善人。師父到我家後，和小他一歲的家父潘義振成了知交，師父對我父親的影響很大。師父和父親會吹簫，最喜愛中國民歌〈蘇武牧羊〉，說每個人不能忘國；師父還會拉二胡，下象棋一定贏。

我爺爺很希望孩子們都能識字，延請私塾先生家教，父親的兄弟都不願意學，父親就留師父一起去聽講。師父天資聰慧；智力超人，〈千字文〉〈百家姓〉很快地就會背了。他們經常在一起對對子，寫毛筆字，讀四書五經、《史記》。

師父到十四、五歲時，讀書過目不忘；當時最難懂的《康熙大字典》也會用，誰家孩子取名字都來找師父。師父個子高，懂禮貌；我爺爺對師父很器重，行針、開方、都不瞞著師父。師父

先教父親、比他小的叔姪甥女認字，後來就辦義學教書。這時族人反對辦學，說：「家有三年糧，不當孩子王！」爺爺不管族人反對，支持師父到底，每次從雙城縣哈爾濱市看病回村，一定買很多的書、字帖等教材給師父。

師父在廬墓守孝時，到哈爾濱三緣寺正式出家，拜常智老和尚為師，又回到墓上守孝、送燈。我父親去看師父，往返要走幾十里地；師父說：「你回去吧！每天都有人給我送飯。」沒想到師父是靠著涼水、誦《華嚴經》，在太師母墓前度過的。師父修禪定、禮佛拜懺，在母墓前風雨不動，發下十八弘願。

師父出家後，受沙彌戒，寵辱不驚，本著「多認不是少爭理，安然清淨智慧生」的原則。爺爺每回往三緣寺送糧，就會把師父接回來。師父給爺爺講的第一部經是《金剛經》，接著講《地藏經》、《因果經》等，令我爺爺大徹大悟想要出家。1943年秋，我家精舍蓋好，師父（25歲）給佛像開光，給我爺爺剃度。爺爺出家時，已58歲，我們老家從此開始信佛。

1945年，東北光復，師父來我家。師父仰慕虛雲老和尚為宗門泰斗，擬前往參禮，弘揚佛法，爺爺也贊成。父親送師父一程，師父開始踏上他普度眾生、十八大願的菩提道。

【後記3】白玉堂（上人的三哥）的家人曾經提及：
1986年春天農曆4月，上人離鄉四十年後，回到東北老家。聽說白孝子回來，三、四百人把房子包圍得水泄不通，人都擠得不透氣。上人說屋裏空氣不好，把窗戶開開；打開窗戶，外面人都趴著窗戶望裏瞧，房子幾乎都要擠坍了。上人跟他們講以前的事，他隨身有兩個提包，一個提包裝的是芒果，說東北沒有芒果，大家都搶著吃芒果。

屋裏熱得上人把他的上衣都脫了，人們看見他胸前有個「卍」字的疤。上人說：「你們都沒有錢，沒有衣服吧？我給你們一件衣服。」說著扔他的衣服給他們。他的親眷說：「師父，我們不要你的衣服，你自己穿吧！」又把衣服給上人，師父又一件一件地穿回去。

上人說：「我給你們《地藏經》，要不要？」他們說要《地藏經》。上人穿衣服的時候，大家也沒看見上人有什麼東西；想不到上人從袖子裏，拿出小本的《地藏經》，你一本，他一本，三百人都有，不知道從哪來的這麼多本《地藏經》！

在家裏坐了兩個多小時，上人就去哈爾濱極樂寺。原來另一個提包裏裝的是三十多萬外匯券，當時用外匯券買東西便宜很多。上人把這些外匯券都給了僧眾，每人兩千；他回家鄉，一分錢也沒給他的親眷，誰也沒給。

上人隔天去看三緣寺的原址，上人希望將三緣寺恢復起來。接著去看他母親的墳，那兒已經變成農地了，那天剛好是清明節。上人對他的親眷說：「不要講人是非，多念佛。若想要到美國，誰能背《地藏經》，那時就能去了！」